



(完整版)

## 勾伯明

二丫在家排行老二。爸爸妈妈初为人父母，生了大姐视为宝贝，宠爱有加。生了老二又是个丫头就多少有点儿烦，加上爸爸是几世单传，爷爷奶奶盼孙子心切，唯恐断了香火时有微词，爸妈难免迁怒于二丫，二丫就成了人嫌狗不待见的多余物。二丫过了四年没人理没人爱的日子后，爸妈如愿以偿生了个儿子，其宝贝程度可想而知。没想到，二丫也因弟弟的到来反而成了香饽饽。弟弟出生后，奶奶舍不得孙子放托儿所，媳妇得上班，自己一个人照看孙子，年龄大了又顾不过来，大孙女娇宠不舍得使唤，二丫就成了奶奶照顾弟弟的得力助手。二丫自出生就没人待见，现在被奶奶呼来唤去，二丫别提多高兴了。“二丫，给弟弟洗尿布。”“二丫，给弟弟热奶。”“二丫，给弟弟盖被。”“二丫，我出去一会儿。弟弟睡了，看着弟弟。”……虽然这些事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过于沉重了，可二丫高兴。二丫有人理了，奶奶有时还夸二丫能干、勤快。为了奶奶的夸奖，二丫学会了择菜、洗米蒸饭，家务活儿样样能干，而且任劳任怨，连妈妈、爸爸有时也夸她一句，就这样一直干到七岁。七岁该上小学了，其实二丫天天看着姐姐背书包去上学，心里别提多羡慕了，现在自己也可以上学了，高兴得天天盼着妈妈给做新书包。可是奶奶说：“二丫不能上学，二丫上学了家里咋办呢？”想上学的美梦做不成了，二丫还得继续帮奶奶看弟弟，心里不高兴又能怎么办呢？直到第二年，还是爸爸说：“让二丫上学吧，再大了，上一年级让人笑话。”二丫上学了，学校老师问她叫什么名字，爸爸说：“叫二丫，温二丫。”老师说：“这是小名儿，大号呢？大号叫啥？”爸爸才想起来，二丫都八岁了还没想起给孩子起个大名。爸爸说：“哎，还没有大

名呢。老师学问大，老师看叫个啥嘛。”老师想了想说：“我看就按二丫的音儿，叫尔雅吧。这孩子静静的叫这名正合适。”八岁了，二丫才有了名字叫温尔雅。

这天是尔雅最高兴的一天了，她的公司上市了，她实现了要做出个样儿的诺言，现在她已经是拥有近亿资产的董事长了，她终于决定停一停、歇一歇了。

尔雅像每天一样回家洗漱完毕，换上那件已经旧了的粉红色睡袍。这件睡袍是丈夫送给她的新婚礼物，只要她一个人在家里就会穿上这件睡袍，重温新婚初夜丈夫的温存。和往常一样，她把屋里所有的灯都关上，站在落地窗前透过纱帘望着对面的一栋楼房。那栋楼里有她深爱的丈夫陆剑夫，有她快五年没有亲近过的儿子陆佳佳，有她温馨的家。她心里盘算着：明天约陆剑夫到这个小镇最好的餐厅，带着他们的儿子。我要告诉他，我成功了，我要加倍补偿这几年丈夫苦苦的等待，我要加倍补偿欠孩子的母爱。我要告诉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的爱。我要给丈夫道个歉，告诉他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贤妻良母。为了这一天我专门学习了烹饪、学习了家庭装饰、学习了茶道。她想：第一件事就是要带陆剑夫一同去看看自己在T市最好的地段购买的别墅；第二件事就是给陆剑夫买一辆豪华小轿车，不管多少钱，只要是他喜欢的；第三件事就是给孩子选择最好的贵族学校，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管孩子能否成才；然后告诉陆剑夫，从下月一号起陆剑夫就是维纳公司的董事长，温尔雅将只是陆剑夫董事长的太太。想着这一切，尔雅觉得自己的血往上涌，脸颊有些发烫。快五年了，她从没有这样高兴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她就是坐在这个落地窗前度过的，她的人坐在这里，她的心一直挂在对面那扇窗里。她惦记着佳佳有没有盖好被，惦记着痴心的丈夫会不会还傻傻的等待着她的敲门声，直到那扇窗户黑了，她才坐进圈椅中一分一秒的熬过这长长的夜。今天，尔雅还是在想，她想着这几年所有的事……

春天了，轻工大学校园里，满院的花草树木都变得油绿油绿。地上的小草、树上的新芽都使劲地向上伸展着，好像在向上苍倾诉新生的欣喜。太阳也早早地升起在天空中，把教学楼、宿舍楼笼罩在一片金黄之中，仿佛童话中的宫殿。男男女女的大学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青春的说说笑笑地去上课。路旁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一个俊朗的男孩踱来踱去，像是在等人。几个女生看到了，抬起手打招呼：“帅哥，good morning!”“good morning!”男孩礼貌的应答，几个女孩儿嬉笑着继续走去。一波女孩儿走来了，男孩儿眼前一亮，向前走到路边，喊了一声：“温尔雅。”一个女生站了下来，跟同行的女孩们说了一声：“你们先走吧。”回头问：“陆剑夫，有事吗？你们不是实习去了吗？”男孩儿微笑了一下，，小声说：“实习完了，回学校写论文。过几天还要去海南实习。”脸上微微一红，递给尔雅一个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说了声：“回去再看。”说着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温尔雅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打开吧，陆剑夫说回去再看，不打开吧，心里一个劲地放不下。直到午睡，躺在床上她才悄悄打开。打开一看“今晚7点在藤萝架下等我好吗？一定要去。”温尔雅的心不由仆仆直跳，会是什么事呢？一个中午也没睡成觉，连下午课都没上好。

陆剑夫和尔雅同系同专业，陆剑夫比温尔雅高两届，是大学哥。陆剑夫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白白的肤色，虽不是浓眉大眼但是五官小巧细致，配上一副白框眼镜，在大学里是声名远播的帅哥。又天生一副甜美的男高音歌喉，更成了学校里美女们追逐的目标。温尔雅也不丑，

但是算不上美女。她自知排不进美女行列，也从不作桃花梦。只是尔雅喜欢跳舞蹈，免不了和陆剑夫同台演出，在同一个化妆室里化妆、候场。尽管如此，尔雅也只是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扫这个帅哥一眼，从来不敢和他说话。唯一的巧合是演出结束，其他同学都结伴出去吃夜宵，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去，演出结束就回宿舍了。一次演出结束，两个人换好衣服像往常一样，离开礼堂，陆剑夫走到尔雅身边，说：“我们也去吃夜宵好吗？”尔雅不知如何回答，心还没有拿定主意，可腿就随着陆剑夫走去。这是一间不大的馄饨铺，同学们吃夜宵是不会来这里的，所以很清静。陆剑夫要了一碗馄饨，一个烧饼；尔雅只要了一碗馄饨。两个人都低着头悄悄地吃着，吃完各自付了自己的帐，就一同走回学校宿舍。陆剑夫送尔雅到女生宿舍后说了句再见，就走了。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以后每次演出之后他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来这里吃馄饨。两个人说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谈话内容大都是演出的事情，从来不涉及感情。尔雅毕竟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陆剑夫的名字渐渐扎根在她的心里，每次演出回宿舍，她都会失眠到天亮。她不敢作嫁给他的美梦，只是幸福地回想着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在这美女如云的大学里，也绝不会有人想到帅哥陆剑夫会爱上温尔雅这样扔到人群里找不出来的平凡女孩儿。

今天陆剑夫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儿呢？尔雅嘀咕了一下午，带着青春的萌动和失望的准备，尔雅按时去赴约会。

学校的西边有个大花坛，花坛的边上有一架藤萝，春天新生出来的藤萝叶铺满了藤萝架，好像支起一座绿色的天棚。天棚下，面对面放着几张木椅子，一股浓浓的清香袭来，给藤萝架下带来一缕诗意。七点是上晚自习的时间，这里没有什么人。尔雅来到藤萝架的时候，陆剑夫已经到了。陆剑夫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片藤萝叶闻着。看到尔雅来了，陆剑夫赶紧抬起身让尔雅坐在自己的对面。沉默了一会儿，陆剑夫很腼腆地说：“到暑假我就毕业了，过几天我们还要去海南。”尔雅说：“我知道了。”陆剑夫说：“我有句话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尔雅心里扑扑通通跳个不停，依然装出一副天真地说：“什么话，你说吧。”陆剑夫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尔雅的心快跳出来了，这是她多麼想听到的一句话啊，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问了一句：“什么朋友？”陆剑夫说：“我喜欢你，你做我的女朋友可以吗？”尔雅听明白了，可是她不知回答什么。陆剑夫站起身，走到尔雅身边，用双手拉住尔雅的双手，把尔雅拽起来揽在自己的怀里，不停地说着：“我爱你，尔雅，我爱你。做我的女朋友吧，好吗？我会一辈子爱你。”尔雅被揽在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怀里，连想都不敢想的“梦”一下变成事实，长时间压抑在心灵深处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她紧紧地依偎在这个男人的怀里，眼泪如涌泉一般不停地流下来。眼前这个帅哥，从那末多美女中选择了自己，自己第一次被人重视，第一次享受被人重视的自尊。她发誓要一辈子守护着这个男人，感谢他的知遇之恩，一辈子不离不弃。

陆剑夫和温尔雅交朋友的新闻在这座大学校园引起好一阵轰动，温尔雅在人们的眼里一下子由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温尔雅也一直兴奋在美女们羡慕的眼光中。陆剑夫毕业了，就要回到他的家乡小镇，在他爸爸安排的局里工作。回家之前，两个人难舍难分，陆剑夫发誓一定经常来学校看她，也反复嘱咐尔雅好好上学，照顾好自己。

陆剑夫没有食言，回家工作后几乎每一两个礼拜就来学校和尔雅约会。每次约会陆剑夫都会和尔雅不停地说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从陆剑夫说的话里，尔雅知道了，陆剑夫是个独子，爸爸妈妈视他为掌上明珠。从小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父母一手包办，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不需要他动脑动手；

从陆剑夫说的话里，尔雅知道了，陆剑夫的父母都是小镇领导干部，级别并不高可在小镇里也是说话有声的人物；

从陆剑夫说的话里，尔雅知道了，陆剑夫的爸爸妈妈不叫儿子娶漂亮媳妇，说漂亮女孩儿不踏实，管不住；

从陆剑夫说的话里，尔雅知道了，陆剑夫的爸爸妈妈早就看上了县长的女儿；

…….

不知为什麼，陆剑夫说得越多，尔雅心理的压力就越大，对这段情感的未来就增加几分危机感。可每次见到陆剑夫对自己那种虔诚的样子，尔雅一肚子的问题又问不出口。

终于熬到尔雅毕业了，更让尔雅高兴的是她留学校当老师了。她的爸爸妈妈第一次为这个二女儿感到高兴，第一次为这个二女儿花钱在饭店摆桌，请来亲戚朋友为二女儿祝贺。她心里想：自己现在是大学老师，连爸爸妈妈都看得起我了，足可以和陆剑夫家门当户对了，对这段感情的担心终于可以放松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陆剑夫，陆剑夫也非常高兴。为了庆祝尔雅留校，他们两个人还到西餐厅美美的吃了一顿洋食。没多久，陆剑夫就告诉尔雅，自己的爸爸妈妈要见尔雅，约她礼拜天到家里来。

礼拜天尔雅如期来到了陆剑夫的家里，陆剑夫的母亲简单问了问尔雅家庭情况，说了很多陆剑夫不会干活等。做了好几个菜，总的说来还算很热情。尔雅也彻底改变了前一段的看法，心想自己太多虑了，陆剑夫的母亲还不错。

从陆剑夫家里回来，一连三个星期陆剑夫都没有到学校来找尔雅。尔雅心理纳闷儿，担心陆剑夫病倒了，电话也打不通，星期天休息尔雅也顾不得打招呼就去了陆剑夫的家。一进门就看到所有的人都黑着脸，好像有什麼灾难降临了。陆剑夫的母亲一看到尔雅就说：“你来得正好，快进屋里来吧。”尔雅进到屋里只见陆剑夫躺在床上，脸朝着墙，一句话也不讲。她刚要叫陆剑夫，陆剑夫的妈妈就说话了：“剑夫要和你结婚我不反对，可是我不同意刚结婚就分居两地。我叫他和你商量调我们这里来工作，工作单位我都找好了，可他就去不去。天天不吃不喝就这麼躺着，一句话也不说。你说说这是养儿子吗？我告诉你们俩，不答应我的条件，你们甭打算结婚。”尔雅被这一顿乱棒几乎打晕了，她不知道这屋里谁是罪人，她也不知该说哪一个，该劝哪一个。她不知道该不该说话，她也不知道该说什麼。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其实这屋里真正的“罪人”是自己。她忽然觉得无地藏身，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她只想快快离开这里，她什麼也顾不得，她一句话都没有说，转过身冲出屋门跑走了。

在学校的藤萝架下面她想了又想，她实在想不出自己做错了什麼，老天为什麼这样惩罚她！？她想哭，可哭不出来，心里憋得喘不上气来，像是要爆炸一般。她忽然想妈妈了，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过妈妈。她连跑带走出了校门，拦住一辆出租车回家了。

家里人正要午睡，一看尔雅回来了妈妈连忙问：“二丫，咋这个时候回来了？吃了没？我给你热饭去。”尔雅一句话也不说，坐在床上就放声哭了起来。这哭声吓坏了爸爸妈妈。二丫自打落草就不爱哭，二十几年爸爸妈妈就没有看到过二丫哭，更不要说哭成这个样子。妈妈赶紧走过来搂着女儿肩膀：“二丫，别哭，有什么事儿告诉妈，天大的事有妈顶着。”“是不是哪个小子欺负你了？二姐，我找几个人找他算帐去！”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小弟心疼地说。爸爸说小弟：“别胡闹！二丫，什么事你说出来，我们给你出主意。光哭解决啥问题儿，也不是小孩子了，都大学老师了不是？！”尔雅听了爸爸的话停了下来，哭了好一阵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再加上弟弟刚十八、九岁，血气方刚别惹出麻烦。她把和陆剑夫交朋友的事、陆剑夫妈妈提出的条件一股脑说了出来。她说：“我为什麼一定要做出选择？！”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

“这有点欺负人了，甩了她儿子也不能丢了工作。你当大学老师他家还这样欺负你，你要是工人还不让他家欺负死！？工作不能辞。”爸爸斩钉截铁地说。

“二丫，别进这样的家呀，这哪里是家，纯粹是火坑。二十几年妈妈没有关心过你，可你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哇，妈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妈妈一边说一边流眼泪。

尔雅又何尝不知道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可陆剑夫是无辜的，她割舍不下。他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二十几年只有陆剑夫看重她，是陆剑夫让她有了自尊，是陆剑夫让她有了自信。她一言不发，爸爸妈妈越着急，尔雅越是说不出话。

“二姐，你爱他吗？如果爱他就嫁给他。大学老师不当就不当，结了婚两个人自己创业、挣大钱，自己买房子过自己的日子，管他爸妈干什么？”小弟说着，看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一眼，接着说：“我上大学就是为了爸妈。我们高中同学做买卖发了，买的高级别墅，开高级轿车，活得比谁都滋润。”

“去，给二姐热饭去，别在这儿瞎咧咧。”妈妈轰走了小弟。

哭过了，爸爸妈妈的想法他也知道了，她要自己想，想清楚，想明白。她吃完饭和妈妈说：“妈，我回学校了，晚上学生还有晚自习。爸妈的话我会认真考虑。”

妈妈一再嘱咐：“二丫，千万想开了。仨腿儿蛤蟆不好找，凭我二丫是大学老师，找个好男人还不容易。别做傻事，妈挂心。”尔雅说：“妈，您放心，我不会。”就离开家门回学校了。

入秋了，学生上完晚自习都回宿舍了，尔雅身不由己来到了藤萝架下面。藤萝叶还是那麽茂密，只是叶子都变得蔫蔫的，藤萝花一串串在秋风中摇曳，像尔雅的心。“我辞了大学的工作，他妈妈会接受我吗？”“我当工人他妈妈会看不起我吗？”“陆剑夫怎么想的？”“陆剑夫起来了没？”“吃饭了吗？”“他会不会病倒？”……想起在藤萝架下陆剑夫求婚的深情，想到陆剑夫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样子，尔雅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忽然觉得小弟说的话对：好，就在他妈妈安排的工厂工作；不好，就辞职下海。这世界上没有我温尔雅做不到的事，辞职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陆剑夫一个人痛苦。

就这么简单，尔雅辞职了，尔雅结婚了，尔雅调到小镇的街办企业手帕厂工作了。新婚之夜陆剑夫紧紧拥抱着尔雅，留着眼泪信誓旦旦：“谢谢你尔雅！谢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一辈子感谢你，我发誓，我要用一辈子好好爱你！相信我，尔雅！”尔雅相信，他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深深的爱。她也发誓要一辈子好好爱这个男人，她伏在陆剑夫的肩上，说：“剑夫，我相信你。我发誓一定让我们过上最好的生活。”婚后，白天四口人都上班，下班回来尔雅一个人忙活全家的晚饭。好在尔雅自小干惯了家务活，四口人的饭不在话下，她又很会做饭，连婆婆都夸她手艺好。加上尔雅嘴甜，妈长妈短爸长爸短的又倒茶，又切水果把个小家搞得热热腾腾。尤其尔雅宠着陆剑夫什么活也不让剑夫插手，这更称剑夫妈妈的心，剑夫的爸爸妈妈也都接纳了这个儿媳妇，一家人其乐融融说不尽的幸福。

尔雅在的手帕厂实在太小了，可在这个小镇能进这个小厂可不容易。这个小厂几十个人都是镇上头头脑脑的家属亲戚朋友，镇长的太太，银行行长的小姨，人事局局长的女儿都在这儿上班，没点道行是进不来的，镇里的人把这个小厂叫小镇政治局一点也不为过。尔雅刚来在技术科做技术员，没多久又升上了副科长。厂里的人没有不夸这个新来的大学生的，剑夫的爸妈也觉得脸上有光。尔雅天生就是个不安分的角色，当上了副科长一头扎进了产品更新，和几个技术员试验新材料、新花形，又把产品从手绢扩大到桌布、餐巾。不是在厂里夜战就是出差，广州、上海……用剑夫妈妈的话说就差出国了。这样一来，尔雅顾不了家里的活儿了，婆婆的脸一天比一天长，说出的话也不那么受听了。剑夫白天劝妈妈，妈妈说他娶了媳妇忘了娘；夜晚劝尔雅，尔雅说这是工作，官身不自由。剑夫也有点招架不住了，家里的火药味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也是老天爷有眼，尔雅怀孕了。剑夫的妈妈一听说儿媳怀孕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下了班做晚饭、干家务一点儿怨言也没有了，还特意给尔雅做小灶。尔雅怀孕了，妊娠反应挺厉害也不能加班搞革新了，也不能出差了，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到了日子尔雅又给陆剑夫家生了个大儿子，一家人都把尔雅捧得高高的，尔雅享受了一段一生中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是好景不长，产假到期了，尔雅的心早回到了她的革新项目上，恨不得马上就去上班。技术科的人们也催促她，可剑夫的爸爸妈妈舍不得孙子，要求尔雅继续休假在家看孩子，等孩子大点儿再上班。剑夫又成了和事老儿，劝了妈妈劝媳妇，不知听了多少牢骚，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总算调停了，尔雅答应再休息三个月在家看孩子。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尔雅终于可以去上班了，婆婆也没有阻拦，叫他自己娘家的外甥女来看孩子。尔雅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厂里，怕同事们问孩子，她连孩子的照片都装在背包里。一走进技术科尔雅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平日姐妹一样的同事，扯起闲篇儿都没边儿，可今天见面抬起头一笑，问一句：“上班了？”就低下头去干手里的事，好像不认识了一样。她心里纳闷儿走到一个同事身边，问：“王姐，咱科出什么事了，都这么严肃？”王姐抬起头刚要说话厂长来了，厂长说：“小温上班了？孩子胖吗？奶够吃吗？来，来，到厂长室来坐会儿，我找你有点事。”说着一同去到厂长室。厂长叫秘书给尔雅倒水、让座，又问问陆剑夫爸爸妈妈的近况，说：“小温，你来咱厂一年多，搞技术改革，搞工艺改革，试制新产品给厂子立了大功。现在生产不景气，厂里要有一部分人员下岗，都是头头脑脑的亲朋，我们也很为难。谢谢你公公婆婆的理解，陆主任提出自己家属带头下岗，给我们减压解难。你下岗了，每月厂里发60元生活费，你自己领也行，让科里给你送家去也可以。以后生产上去了，你孩子也大点儿了再回来上班。”尔雅一听气坏了，这是陆剑夫爸爸妈妈办的事和厂长也说不清，尔雅一抬腿就走出厂长室，径直回家了。

她回到家一头扎到床上，一直到剑夫和她爸爸妈妈下班了都没有起来。剑夫叫她吃饭她也不理，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也不说话，剑夫吓坏了连忙叫他妈妈。他妈妈进来了：“尔雅，起来吃饭，剑夫叫这麼半天了，听见没有？”尔雅听到婆婆的声音一下子坐了起来，两只眼睛冒着火，说：“你为什麼给我办理下岗？你凭什麼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你有什麼资格私自作主叫我下岗？”剑夫的妈妈一听也火了：“凭什麼？凭我是剑夫的妈妈，凭我是你婆婆，凭我是孩子的奶奶，凭你的这份工作是我给你找的，凭我们家养得起你。这不够吗？！”尔雅几乎气昏了说：“好！凭这份工作是你给我找的，可以。我不仅下岗，明天我到厂里辞职，我温尔雅要饭也不会干你找的工作。”娘俩气斗气，来言去语越说越僵。一晚上都没有停，一家子都没吃晚饭，孩子饿了哭个不停，尔雅心疼孩子，抱过儿子一边喂奶一边哭。尔雅哭，剑夫也流泪。一个劲地重复着：“对不起，尔雅，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妈妈为什麼这样做。对不起，尔雅，我连保护你的能力都没有，我还算什麼男人！”尔雅心疼身边这个男人，他管不了她的爸爸妈妈。她想了一夜：离开这里，自己连住处都没有；孩子才四五个月，自己又下岗了，光靠剑夫的工资连吃饭都困难，更别说孩子的奶粉钱了。事情已经这样了，自己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可从此“一定要挣大钱，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就成了尔雅的心病。

孩子快一岁了，尔雅带着孩子到花园里玩儿，遇到了厂里的张姐。张姐是小镇镇长夫人，和尔雅关系交好。“尔雅，这是你孩子？”尔雅说：“是呀，还不会说话，连人都不会叫。张姐，好几个月没见了，厂里好吗？”“好什麼？工资都开不出来了。我也下岗了，反正上班也开不出工资，还不如在家歇着呢。你怕什麼？你有大学文凭，有技术有能力。”张姐说着“哎，对了，前两天听我家那口子说，咱小镇要建开发区，允许个人开业。开发区还有好多优惠政策，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尔雅，你那大能耐，也自己开一个公司。以后我也到你的公司上班多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姐的一番话又撩动了尔雅那不安分的心。尔雅一夜没睡，第二天抱着孩子到镇里去打听，个人开业的条件、手续、资金等，她问得一清二楚。晚上在自己的房里，尔雅和剑夫悄悄地商量着。剑夫说：“你要开公司我不反对，你为我牺牲得太多了，你也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大不了还这样过日子。不过，启动资金从哪里来？恐怕不是三万两万的事。再说不知妈妈能不能同意。”尔雅说：“只要你不反对就行了，其他的事我自己想办法。”两口子商量好了，可一跟剑夫的妈妈讲，他妈妈就急了。“我们家是共产党干部家庭，绝不能出现个体户。你一定要做，可以。离开这个家，别进我的门。”尔雅已经下定决心了就不想和她争吵，她想到自从和陆剑夫相爱以来，这个女人给自己设下的一道又一道门槛，霸道之极、手黑之极无以复加，尔雅对这个女人的反应已经无所谓了。她平静地说：“可以。我一找到房子立即搬出去，我们一家会尽快在你面前消失。”尔雅只用三天时间就租好房子，在家和剑夫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婆婆下班了，婆婆一看就对剑夫说：“她搬走我不拦，你和孙子不能走。你们姓陆，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你要走，行。我先死了你把我送了终。”说完头也不回就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剑夫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尔雅知道这件事又把丈夫夹在婆媳二人中间了，她也不知如何是好。两个人就这麼坐着，想着各自的心事。剑夫明白自己有这样的妈妈，就是把尔雅留下来，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说妻子为自己牺牲得太多了，自己也无颜再要求妻子什麼了。尔雅想：留下来是肯定不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可走吧，剑夫肯定不会跟我一同走，他决不会不顾母亲的生死，我也不能这样要求，万一有个好歹我一辈子无法面对剑夫。想了好久两个人想到一条最无可奈何的路，就是尔雅一个人先搬出去创业，剑夫和孩子留在家中，



尔雅也少一份后顾之忧。过一段时间，尔雅的事业有了一定的起色，剑夫再劝劝妈妈，大家再团聚。

尔雅想到自己一个人闯天下，还要和丈夫孩子分开，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一般切都切不断。剑夫也流泪不止，一边劝着妻子，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放到尔雅手里：“这是我们的积蓄，你拿着吧。算是你收到的第一笔投资。”尔雅深情地接过存折，从装好的箱子里把剑夫和孩子的东西拿出来，把自己随身用的东西装好，放在地上。回手把孩子拉进自己的怀抱，抱了不知多久才放开孩子，对孩子说：“妈妈去挣好多好多的钱，带佳佳去吃麦当劳，去坐摩天轮。妈妈要出去一段时间，佳佳要听爸爸和奶奶的话，想妈妈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又对剑夫说：“我走了，你要保重。我租的房子就在镇东边的小平房里，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看我。”剑夫把妻子、孩子`拢到怀抱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一个劲地说：“尔雅，对不起！对不起！尔雅，不成功都要回来，我和佳佳永远等你。”剑夫把孩子送到妈妈房里，提着尔雅的东西送尔雅出门。那天天早早就黑了，月如钩，大地笼罩在雾蒙蒙之中，给尔雅的行程增添了几分晦涩。他们就这样走到汽车站，汽车来了，剑夫执意要送尔雅到她租的住处，而雅执意不肯，说：“回去吧，替我照顾好佳佳，你再送我我就又要哭了，回吧。”说着尔雅登上了汽车走了。剑夫一个人往回走，自从和尔雅相爱他从来没有这样孤独过。他只觉得心里发空，空得他要发疯。他没有回家，他耳边不停地自责着：“一个男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无力保护，还算什麼男人！！”他跑到河边的柳树林里，趴在一棵大树上痛痛地哭了一场。

太阳老高老高的了，尔雅也不知自己睡着了没有。她慢慢从圈椅中站起来，透过纱帘看着窗外，自言自语着：“过去了，总算熬到了这一天。”她憧憬着一家团聚的场景。她洗了澡，在梳妆镜前整理头发，化妆。她看到镜子里的女人青春尤在，这几年的保养钱没有白花，脸上的皮肤紧紧的，肤色净净的，眼角没有一丝皱纹。她信心满满，她要还给丈夫一个娇妻。打扮完了，她拿起电话停了好一会，心跳才平静下来。这毕竟是离家四年多以后第一次往这个家打电话。电话铃响了，一声，两声……今天是星期六可能家里人都在睡觉，正当尔雅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传过来：“喂，你好！你找谁？”尔雅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带着哭音说：“剑夫，剑夫！我是尔雅，我是尔雅！”“尔雅？是你，尔雅？”对方仿佛很陌生。“我是尔雅，剑夫，我的诺言实现了，我们团聚的日子终于到了。剑夫，今天中午我们在紫禁城饭庄见面好吗？我会带给你好多惊喜，把佳佳带来好吗？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就这样我们十一点半在紫禁城见面。”这几年尔雅当惯了老板，根本没有听听剑夫的意思就一锤定音挂断了电话。放下电话，尔雅挑选去见剑夫穿的衣服。太豪华了，她怕丈夫不喜欢；太素雅了，又怕碰见熟人丢面子。试了一套又一套，她最终挑选了一套质地非常高贵的素色职业女装，站在穿衣镜前面，转来转去，觉得不会让剑夫感到太扎眼，也适合自己的身份就是它了。

尔雅兴奋异常，她没有敢开宝马，只开了一辆小丰田去紫禁城一家团聚。

尔雅到紫禁城时剑夫已经到了，两个人走进饭庄，服务员把他们迎到预定的雅间里，把椅子往后撤一步，请他们入座。坐下了，尔雅才发现佳佳没有来。她问剑夫，剑夫说：“孩子要睡午觉，奶奶没有叫他来。”尔雅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他瘦了，老了，刚刚三十岁头发中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她在自责，是自己让他受累了，她可以想象到他这几年当爸又当妈的日子，过得会有多难。她把要补偿他的话一股脑说了出来，她说：“剑夫，我成功了，前天我的公司成



功上市了，我现在的总资产将近一个亿。我们苦尽甘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最好的生活了。”

服务员上菜了，都是剑夫没有吃过的高档菜肴。尔雅一个劲儿往剑夫的碟里夹菜，剑夫像个哑巴闷着头吃着。尔雅依然自顾自的说着她的计划：她要把公司过户给陆剑夫，过几天陆剑夫就是董事长了；她要把儿子送进t城最好的贵族学校……这顿饭就在尔雅的独角戏中结束了。吃过饭以后，尔雅开车拉着剑夫又到t城最豪华的巴黎花园参观他们的新家，一套三百多平米的独栋别墅。从新家出来，尔雅又带剑夫去挑选新车，挑了半天剑夫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他不敢开汽车，路上太乱，他妈妈也不许他开汽车。这一路上尔雅的极度兴奋和剑夫的冷漠形成巨大的反差，尔雅感觉出来了，她觉得眼前这个剑夫和原来的剑夫不一样了，她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心里嘀咕着，嘴也停下来。剑夫说：“尔雅，我们找个安静地方坐坐好吗？我也有许多话对你说。”两个人找了一个茶社，要了一个单间，要了一壶茶，一点小吃，坐了下来。这里真的很静，四周是翠竹围成的隔墙，中间是一个竹编的圆台，两把竹编的圈椅。室内景观的流水潺潺，不时传出鱼儿戏水的声音更增添了几分谧静。似有若无的广乐南胡声，在恍若仙境的意境里稍稍有一点悲凉，尔雅心里突然有一丝不安。静了好一会儿，剑夫张口了：“对不起，尔雅。对不起。我们恐怕不能再在一起生活了。”尔雅心里的一丝不安正在变成事实，尽管有预感，尔雅一时还不能完全明白。她愣愣的、直直的望着自己的丈夫，那个爱自己爱得发痴，那个让自己爱他爱得牺牲一切的男人。剑夫头垂的低低的，不敢正视面前这个自己深爱的女人，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没有这个勇气，他知道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格。他还深爱着眼前这个女人，可他别无选择。他怕自己改变主意，他鼓足勇气说着：“你走后，佳佳每天夜里哭闹不止，妈妈就不停的唠叨。骂我当初不听她的话，找了这样一个媳妇，弄得家不是家业不是业，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妈。妈妈心疼孙子，佳佳哭，妈妈也哭，哭得我心里像一团乱麻。有心把你叫回来，我觉得你为我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再拖你的后腿；不叫你回来吧，这个家眼睁睁的没法过下去。那时我恨我自己无能，我没有能力出去闯天下，没有能力给妻子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现在妻子自己出去闯天下，我连看好家的能力都没有……我真想一死了之，可老娘、儿子怎么办？！”

剑夫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和爸爸妈妈都要上班，看到妈妈熬红的眼睛，爸爸疲惫的样子，看看孩子哭个不停，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妈妈，一天妈妈从人才市场领来一个小保姆，帮助看孩子，做做家务。小保姆年龄不大，也就二十出头，可带孩子还很有耐心。头几天小保姆基本没有睡觉，把佳佳搂在怀里扒在肩上走走掂掂，嘴里还哼着小曲，佳佳睡着了。小保姆不敢放下孩子，怕孩子醒了，就这样在地上遛了一夜。妈妈告诉我，小保姆叫小琴。妈妈说：小琴是安徽农村人，原来在电子公司打工，公司裁人她就失业了。她当保姆只是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钱多少`都可以商量。”尔雅也辨不清自己是局里人还是局外人，听到这里随口问：“家里就两间卧室，小保姆住哪儿呢？”剑夫摇了摇头说：“我们家那个小厅只能放一张行军床，保姆带佳佳睡不下，只有我睡厅里。苦一点我不在乎，孩子逐渐安静了，接纳了小保姆，家里能正常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剑夫继续说着：“你走后，我第一次去看你就是小保姆来了我才有时间。小保姆很勤快，带孩子，做卫生，晚上还把菜都切好。妈妈下班一炒就吃饭，家里又恢复了我們刚结婚时的样子，爸爸妈妈也为雇到这样一个好保姆非常高兴。日子久了陆续知道了小琴家里只有姐弟二人，他是湖南一所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去年她弟弟也考上了大学，谁知道爸爸妈妈为了凑姐弟俩人的学费和生活费，辛劳过度不到半年先后病逝了。为了保弟弟能上完大学，小琴退学

到这里打工，因为没有文凭竞争不过又下了岗。”剑夫舒了一口气接着说：“知道了这些情况，妈妈又给她加了一百元工资，小琴感激不尽，做事就更勤快，对佳佳也更尽力了。你在家时佳佳睡觉要摸着她才睡得熟，小琴一个女孩儿，为了佳佳能睡实在竟然解开上衣，让佳佳的手摸着她的胸。”剑夫停了一会儿“一晃过去快半年了，一天小保姆兴冲冲的告诉大家，佳佳会说话了，佳佳会叫妈妈了！她让佳佳说话，佳佳真的叫了一声妈妈，全家人都乐坏了。妈妈觉得小琴还没结婚叫妈妈不合适，可是扳了多少日子佳佳就是不改口。小琴说孩子小，不懂。没有外人听到没关系，等佳佳再大一点懂事了他会改过来的。可佳佳到现在也不肯改口，他也许太爱这个假妈妈了。”剑夫忽然不往下讲了，他一口又一口的啜着茶。尔雅也不敢问，因为她已经猜到了下面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剑夫又开了口：“到冬天了，方厅太冷，我的腰受风了不能动了，也不能上班了。方厅里白天不能放小床，我也不能再在方厅睡，只能回屋里。小琴和佳佳睡地铺，我睡床上；我不能动了所有的事都是小琴帮助我做，包括大小便换洗衣服喝水吃饭。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直到我的腰好一些，生活可以自理了。可是睡觉问题依然没法解决。妈妈说，不能这样让人家女孩子，不明不白的和一个大男人睡一屋。就和我说：尔雅再好解决不了家里的问题，干脆和她离婚吧。小琴是个好孩子，对你好，对我们好，对佳佳也好，就要她做了我们家的媳妇吧。当时，你的公司刚刚起步，我不忍心给你增加烦恼，不肯找你去。小琴明白了我的心事，说：大哥按伯母说的办吧。不必和嫂子离婚，我不要什么名分，我知道你和你家人都是好人，能为你家做事我愿意，什么时候嫂子回来我就离开。就这样只在饭馆吃了一顿饭我们就同居了。我们同居已经两年多了，家里平平静静，说说笑笑，过的很快乐。”

“接你电话时，小琴就在旁边。”剑夫忽然抬起头，看着尔雅说：“我出来时小琴对我说：把嫂子接回来吧，我该走了。和你生活这段时间我不后悔，我会把这段经历永远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嫂子回来，我把佳佳交给嫂子我就走。可我不想让她走，佳佳也不会让他走，我也不能这样没名没分的叫她离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无怨无悔的帮助我，她为我、为孩子、为我家付出了她的一切。你离家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爱情与婚姻之间不完全是等号。说心里话，我至今还深爱着你，可是，我们几年的婚姻生活却让你、让我焦头烂额。生活中每一次对你的伤害，我都深深地自责；妈妈对你的不满意，也让我心理上背负着不孝的罪恶感，我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喜欢现在的平凡生活，我希望爸爸妈妈晚年快乐，希望家里和睦，我不想再过从前夹在妻子和母亲之间，成天吵吵闹闹的日子。我也问过我自己，是不是爱上小琴了？绝不是，只因为她能满足我平凡、平静活着的需求。这一次是我自己决定的，尔雅，我们分手吧，我们追求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生活在一起对你对我都不公平。你现有的财产，是你自己打拚挣来的，你创业的所有过程我都知道，这些钱挣得不容易，我没有资格占有。所以离婚我一分钱也不会要，只要求你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尔雅，凭你的能力，凭你的才华你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爱人。”说着剑夫从上衣兜里取出早已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

尔雅一腔热情盼望一家人团聚，这几年丈夫、孩子是她闯下去的唯一支撑力。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家，她什么苦都受过，什么困难都经历过。可到头来，剑夫的一句话“我们分手吧”就可以了断这一切，她就像一个旧行李被抛出门……剑夫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尔雅的头，她想哭，哭不出来；她想说什么，不知说什么。她自己就反反复复的磨叨着：“四年了，我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冒着危险，拼命的挣钱，到底是为啥？！”她不想签字，

她冤呐，她太冤啦！？她感觉心口剧烈的痛，像是要爆开一样，她想喊，她想把身边的一切都砸碎……她一分钟也不能呆在这里了，尔雅站起身一个人蹒跚地走了。

尔雅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她像往常一样简直走到落地窗前面，看着远处那扇亮着灯的窗。她心里像刀绞一样，自己天天晚上看着，看了一千五百多天的那个家，却对她紧紧地关上了大门，自己深爱的男人已经做了别的人的丈夫，自己怀胎十月，用生命迎来的儿子会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管别人叫妈妈……她不停地问自己这四年多的拼搏，这用命换来的成功究竟是为了什么！？

四年来只身创业的那些往事，一幕一幕的从眼前闪过，赶不走驱不散。

那是她从家里出来的第一年，那年冬天分外冷。她租住的小平房四面漏风，呼呼的从行军床下面穿过，她把所有被子和衣物都压在身上，一夜也暖不过来，好几次她都支撑不下去了，想一想孩子丈夫在等着自己，支撑不下去也得支撑。一个冬天她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开公司注册需要10万元，在开发区注册租赁厂房需要上百万元，公司启动原材料人吃马喂需要的流动资金不下几十万。可她手里仅有两万元，那庞大的巨款需要他一个弱女子自己去找，谈何容易！？

为了在开发区占个位置，她用了两千多元在高级饭店请客，哀求张姐的丈夫这个小镇的当权者帮她说句话；为了贷款她硬是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拿到了开发区厂房的产权证；负责贷款的男人是一个好干部，从农村考学出来，有了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他万分珍惜，这是他远在农村的老人、兄弟、妻子儿女全部的生活依靠。请客，他不敢去，送礼，他不敢要，他害怕人家提出的要求会砸了他的饭碗。可没有他的签字，尔雅就贷不出款来，贷不出款来她就得回家。她没有退路，她不想害人，可她没有办法。就在那个好男人生病的时候，她竭尽全力地照顾他；在他病好了以后的一天，她把自己放到了那个好男人的床上。那一天晚上，那个男人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那个男人的眼泪和她的眼泪流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那个男人翻身起床，在二丫的贷款表上签上名字后，对二丫说：“太晚了，回家吧。”那个男人没有对她做什么，尔雅心里酸酸的。“天晚了，我开车送你回吧。”到尔雅住的那间小平房门前，那个男人又站了很久，说：“二丫，一定成功。那里有你的家，也有我的家。努力！”说完开车走了。回到那个小平房，尔雅哭个不停，不光是为自己的尴尬，也是为自己连累了一个好男人。尔雅立志不再惦念丈夫、不再牵挂孩子、不再想那个家，她要拼命，拼命也要成功。尔雅自语：“反之，我将以死谢那个好男人。”贷款问题解决了，尔雅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老天爷有眼，她的公司开工顺利，她掏空自己的帐号如期还付了那笔贷款，总算没有坑了那位好男人，没有害了另外一个家……

她的帐户有了一些积蓄，她为自己花的第一笔钱就是在丈夫家的小区里买了一套房，隔着小路可以看到那扇窗户，可以天天用心看一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不管一天多累，不管有多少难事，站在这里就有了力量，有了勇气。每天站在窗前，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睡袍，喝上一口酒就是她一天最幸福的时光。

刚离开家的时候，剑夫不让她往家里打电话，他妈妈一听尔雅来的电话就生气。可是尔雅离开家，家里的孩子大人忙得剑夫也没有时间给她打电话，更没有时间去看她。还是小保姆来

之后，剑夫偷偷到小平房来过两次。以后，不是剑夫想见尔雅的时候，尔雅正忙；就是尔雅有时间了，剑夫出不来。两个人的联系越来越不容易，尤其是尔雅开业后几乎没有时间想其他事情，她要快挣钱，快还贷款，别真的砸了好男人的饭碗。还完贷款又开始开辟新的市场，开发新的产品，完善公司管理，应对税务、消防、检疫、质检等部门的事情。加上为公益事业捐款，为困难家庭、个人捐款，支援老边穷等等，每天从睁开眼到躺床上，她就像一台永动机一分钟也不停地转着，就是发烧到40度，也得装作没事人一样。后来她成为明星企业家就更没有她自己了，她已经无暇想那个家的事情了，她只想加快发展步伐，告一个段落让自己的家人过上好日子，自己也可以休息了。她把自己的公司改建成股份有限公司，加大了公司资金拥有量；她成功申请iso国际质量认证，给产品走出国门取得一张通行证；她组建了行业公会，并当上了行业公会的会长；经过两年的努力她的公司通过了严格检查，批准上市了。这时她觉得应该到一站，可以面对亲人们了，她自己四年多来，对丈夫、孩子包括婆婆的亏欠，也可以回报了。她为自己回家做了许多的准备。她在t市最好的地段买了房子，她想让婆婆公公一起搬过来住；她和市里最高级的贵族学校打好招呼，叫自己的儿子读最好的学校；她怕剑夫心理不平衡，事先和董事会商量好，自己的董事长位置由丈夫陆剑夫担任；为了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去最好的培训班，学习烹饪，学习茶道，学习室内装饰……在她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打死她也没有想到，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家已经把他永远的开除了。她无法割舍那个他深爱着的丈夫，是那个男人，让她这个在自己家里连名字都没有的“二丫头”第一次知道自身的价值，是那个男人给了她自信，给了她自尊。她什麼都可以给他，哪怕自己的生命。她无法割舍自己的儿子，那是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她无法割舍那个家，虽然自打走进那个家，她一天舒心日子也没有过。可是陆剑夫一席话把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她该怎么办？“难道这是天意？是命？”她反复地不停地念叨着，念叨着。她把那件粉红色的睡袍紧紧搂在自己怀里，坐进旁边的圈椅里，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她太累了，脑子都想痛了，她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喝酒，想快点儿喝醉，想让酒精帮助她停下来，不再想。她一杯接一杯的喝着，直喝到胃里翻腾起来。她控制自己不让它吐出来，可还是吐了，她用粉红睡衣捂着嘴向卫生间跑去。她一下扑在马桶前面，哇哇地吐了起来，直吐得连胃液、胆汁都吐了出来，眼泪和着污秽物挂了满脸、满身。她好像要吐尽心理的委屈，吐尽老天的不公，吐尽自认识陆剑夫以来所经受的种种苦难，吐尽那横亘在喉咙中说不清理不顺的东西，最后连力气都吐尽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背依靠在浴缸壁上，手里还抱着那件粉红色的睡衣，沉沉睡去……

尔雅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她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头像灌了铅，四肢僵硬打不过弯儿。她摇了摇头，费力地抬起手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股酸臭的味道熏得她清醒了很多，她奇怪自己怎麼坐在卫生间地上，怀中的粉色睡袍上、自己的胸罩、内裤上挂满了污秽，那一股酸臭味从自己身上扑鼻而来，她不由地呕了一下。她什麼都没心思想了，赶紧用手扳起僵直的双腿，又伸了伸，然后就扶着浴缸的边沿慢慢站了起来。她把粉睡袍扔到洗衣机里，把自己放到浴池里，打开水门，冲起澡来。

尔雅人站在淋浴器下任水冲洗，可心里一直琢磨自己为什麼这样狼狈，她想：自己平日从不贪杯，从来没有自己把自己灌醉过；参加应酬或宴请客户都有司机小陈开车陪同，每次醉酒都是小陈彻夜在床边照顾，小陈会把所有的污秽清理干净。今天是怎麼回事呐？尔雅洗浴完毕，换上一件新的浴袍，习惯性地走到办公桌旁边查看备忘录上今天的工作安排。备忘录上写着20日

上午 11:00 董事会，宣布陆剑夫董事长到任……这几个字一下子打开了她记忆的闸门，昨天发生的事像水库决堤一样涌上了心头。她没有时间伤心，董事长的职务惯性致使她立即拨通了秘书的电话，对秘书说：“肖力，我是尔雅。”尔雅身为董事长却从不以董事长自称。“有三件事，一、今天的董事会暂停，何时召开另通知，务必通知到所有的董事；二、我有些私事需要处理，这几天我不去公司，有事请张总全权处理；三、转告张总密切关注股市动态，注意股市走向，有情况立即向我报告。有什么事我会随时联络你。”放下电话尔雅一下子瘫坐在老板椅中，那张离婚协议书就在眼前晃来晃去，签字吧，尔雅真的太窝心，太不甘心了，自己为了这个家拼死拼活，到头来反被扫地出门；不签吧，那个家早已不需要自己，连儿子都不肯认自己这个妈……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尔雅心里痛极了，她想哭却流不出眼泪。她觉得自己的眼睛里在冒火，这几年的眷恋，这几年的夫妻恩爱，这几年的惦记一下子变成了一股莫名的怒火：我不能这样轻易地签字，我要陆剑夫和他们一家付出代价。她需要找律师做一下咨询。她拿起电话，顺手按了公司律师的电话预置键，“这里是建行。有什么事请讲。”阴错阳差，话筒里传出的是好男人的声音，一听到好男人的声音，尔雅几乎无法抑制的无名火一下子又变成委屈，带着哭腔说：“郝行，我是尔雅，我要见你。”好男人听出尔雅声调不对便说：“别着急，我正在开碰头会，半个小时后我们在“一杯清茶”见。你先去等我。”说完就挂线了。

好男人真的姓郝，叫郝斌，两年前已经由信贷部主任升职副行长了。自从尔雅为了贷款把自己放到好男人的床上，被好男人婉拒以后，两个人反而成了莫逆的朋友。四年多来，陆剑夫指望不上，爸爸妈妈年纪大也轻易不敢惊动，尔雅每每遇到难题多离不开好男人的指点。申请 iso 国际质量认证，组建董事会，改制股份制、公司上市等重大决策都是好男人的建议，这些建议正是公司快速发展的关键之举。好男人成了尔雅下海打拼几年来的依靠和军师，尔雅也已经离不开好男人的帮助，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算哥们儿？算红蓝知己？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郝斌到来的时候，尔雅已经坐在小包间里。因为是上午，茶苑里没有几个客人，尔雅一看见郝斌眼泪就流下来了。郝斌忙说：“这可不是温董事长的性格，那个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可不能变成凄女怨妇。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伤心？是陆剑夫出了问题？”尔雅点了点头，慢慢道出了陆剑夫和小保姆同居，现在提出和她离婚的始末根由。说完趴在桌子上一边哭一边问郝斌：“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签这个字！我不能输给一个小保姆，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拚，为什么反被扫地出门？！”郝斌听了心里五味杂陈，半晌没有讲话。他用手轻轻地抚着尔雅的肩膀，用手一下又一下地拍着尔雅的肩膀，他知道此时尔雅最需要的是一点心理支撑，这也是他此时唯一能给与这个不幸女人的帮助。他明白尔雅和陆剑夫也碰到了情感的无解方程。尔雅的悲愤、痛苦郝斌深有体会，他也曾在这样的悲愤与痛苦中挣扎过，那种痛苦自己一个大男人都几乎被逼疯，何况眼前这个弱女子呢。然而，他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反而，勾起自己那段痛苦挣扎的往事，自己心上的创伤仿佛又一次被撕裂、流血。郝斌眼睛盯着屋顶低声对尔雅、也是对自己说：“人生，就是一部无奈史。哪一个生活在人世间的人，不是在无奈中挣扎呢！连耶稣也说人来到世间就是被难的，谁又能脱俗呢？！”他啜了一小口茶，把头转回来，突然说：“尔雅，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说着自己冷笑了一声，没有等尔雅回答就自说自话地说了起来。

那是一个坐落在燕山脚下的偏远小山村，号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是个燕子都不搭窝的地方。十几户人家像山羊拉屎散落在一条山褶子里面，山石和河卵石搭起的房屋，有钱的房顶起脊，

上面铺一层灰色的瓦，雨水和雪水顺着瓦流到地上。没有钱的只能铺个平顶子，用高粱杆儿抹上泥，房顶的前面比后面稍高一点，雨后、雪融后水顺势流到房后地上。郝大爷家住在沟口，河卵石垒起的院墙里面，是一明两暗连三间的住房，西面有两间厢房，东南面是一个大猪圈。屋里黑洞洞的，墙上、房顶上糊的白纸都变成深褐色，一个个破洞、裂口新贴上的补丁把屋子变成了百衲衣。郝大爷蹲在炕沿前面，吧嗒吧嗒地嘬着旱烟袋，冒出一股股呛人的烟雾；女人则坐在炕边沿上，不时地抽着鼻子，抹着眼泪；两个男孩子，一个坐在炕沿上手里摆弄着一根草棍，一个坐在躺柜上一言不发，两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一张高校录取通知书。

这个时节，城里人为孩子考不上大学着急上火，可是这家人却是为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着急。郝家老两口生养了两个争气又聪明的儿子，初中毕业一同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校。老两口不想让孩子和自己一样，一辈子在山区土里刨食，咬着牙要让孩子上到高中毕业。父亲天天上山砍柴、放羊，母亲到山坡上种地、在家养鸡、喂猪。每逢大集老两口就背着柴火、挎着鸡蛋筐步行四十多里路到集上去卖，换回点钱供孩子上学。为了上学，两个孩子每星期要骑自行车来回八十里路，从家里驮一口袋山芋干作为下礼拜的口粮。学校免了孩子的住校费，可孩子只有一床被子连铺带盖抵不住口外的寒冷。还是住县城里的同学可怜他们，从自己家里给他们拿了两床褥子。口外冬天气温到零下四十多度，弟弟郝岳得了肾炎，腿肿得老粗，也是县城的同学给了他一套棉衣。有时，县城的同学也带他们回自己家，让他们吃顿正经饭，喝口热汤。就是这样艰苦，兄弟两个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老大的数学早已经超过了高中程度。高中毕业两个孩子都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考上了北京一所财经大学，老二被北大地球物理系高分录取。可是爹妈为了难，高中三年，爹妈拼了老命才勉强撑过来。现在家里一分钱积蓄也没有，拿什么让孩子上大学呢！老两口听到哥俩都考上大学愁得好几宿没睡觉，东邻西舍，亲朋好友，能摘借的地方都借到了。一口半大猪、几只下蛋的鸡也都卖了，可连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都不够。再说四年大学还要钱，哪里弄去呢？！眼看着开学的日子就快到了，郝大爷不得不做个决定：哥俩只能一个人上学。哥俩半天没有说话，好一会儿哥哥说：“让郝岳上吧。他身体不好，干不了农村活儿。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国家能给看病钱。我在家帮衬着打工挣点钱，供弟弟上学。”弟弟说：“不！哥哥上吧。哥哥大，上出学来也好给爸妈娶个媳妇。我还小，哥哥上班儿了我再上学。”哥俩推来推去，定不下来。哥哥说：“要不咱抓阄吧。”说着起身做了两个纸阄，扔在炕上：“我做的阄，你先抓吧。”弟弟看了哥哥一眼，从炕上抓起一个阄，打开一看是个“上”字。哥哥说：“你抓着了，你上吧。”说着拿起另外一个阄装进口袋里。可是，明显哥哥的脸上几乎是扭曲一般难看。他没有说什么，快步跑了出去。

哥哥顺着梁子一直跑到山顶上，扑倒在地上就放声大哭起来，直哭的天昏地暗。其实哥哥作的两个阄都是“上”字，他是为了让弟弟心安理得的去上大学。可决定了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之后，哥哥的心却像被野兽一条一条地撕虏着，痛得他难以支撑。他要大哭一场，既然命运不让他读大学他也无法抗争，只能接受。以后他不想再哭了，他是老大，他要撑起这个家，要让爸爸妈妈歇一歇，要帮助爸妈挣钱给弟弟攒学费。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还有一个星期哥哥的录取通知就作废了，哥哥的心里别提是什么滋味了。弟弟准备上学去，心里也百感交集高兴不起来。他知道哥哥在为自己做牺牲，他觉得

是自己抢了哥哥上学的机会，心里有沉重的负疚感。他想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好好上学，毕业挣钱后一定供哥哥上大学，还哥哥这份兄弟情谊。

这些日子，这个四口之家一点声音全没有。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为弟弟做准备。这天中午，沟尽头的万家女人突然来了。跟妈妈爸爸说了好半天话。万家女人走了之后，爸爸妈妈把哥哥叫到屋里，沉默了半天还是妈妈先开口：“斌子，刚才万家女人来说：老虎沟有一户姓万的，是万家男人的远房本家，家里只有父女俩。这几年拉石头挣了点钱，愿意帮助你上大学。可是人家有个条件，你必须娶她家的女儿小乔做媳妇，还要倒插门。你爸不大乐意，可这样你就可以上学了。只要你愿意，我和你爹就都依你。该咋办，还得你自己掂量。我和你爹也不知咋好。”说着又抹起眼泪来。郝斌说：“我想想。”就走出去了。郝斌坐在砬子里，他真的让穷逼疯了，心里两个郝斌一个劲儿地打着架。一个郝斌说：“我要上大学为什么必须出卖自己？！”一个郝斌说：“不卖自己就别上大学呀！”一个说：“我为什么必须做出抉择？”一个说：“谁让你穷！！你穷！！”“卖自己！”、“不卖！”“卖！”“不卖！”……就这样自己跟自己吵来吵去，一直吵到太阳落山。妈妈急得火火的，怕孩子出点什么事。爸爸说：“任他去吧，能出啥事呢？！”天都大黑了郝斌才回来。进屋后跟爸妈说：“我娶她家闺女。只要爹妈同意，我也同意倒插门。”到这时，妈妈又对他说：“小乔也识字，只是天生的腿残疾。”郝斌愣了愣，再一次点了点头。心让那个“穷”字咬得生疼，说：“我认命。只要让我上大学，那闺女什么样都无所谓。”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郝斌给女方家长立了字据，又立马到县里登了记，只是没有圆房。闺女的爸爸也怕郝斌没毕业，女儿怀了孩子一个人带不了。时间太紧了，好在也没有什么能带的东西，几天后哥俩一块离开了家，到北京去上学。

在北京上大学的日子比在县里上高中也好不了多少。手里那点生活费勉强够最低生活需要，要买点生活用品、买个书本就得从牙齿上刮。还好，后来学校批了一点助学金，总算可以安心上学了。郝斌上学不容易，是靠他自己卖自己获得的机会，他一分钟也不敢浪费。郝斌从进校门那天开始，就一头扎入到书本当中，连星期六、日都扎在图书馆里，不到半夜不回宿舍。学校发的讲义，发的教材一个学期才讲完，他一个月就学完了；老师发给大家选做的习题册，他一道不少都做完了。他把别的同学看电影，逛公园，游览古迹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偌大个北京郝斌竟是任啥地方也没有去过，他没有时间，他也没有钱……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年头，直到一个女孩子的出现。

大学的图书馆是学生们的学习场地之一。图书馆里几乎每天都是座无虚席，只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看书的学生这个走了，那个来了。像郝斌这样，把图书馆当成家，除了上课、吃饭、睡觉，他永远是坐在那里的不多。在郝斌的斜对面有一个和他一样泡图书馆的小女生，引起他的注意。这个女生好像也是贫困地区来的学生，不像别的女孩子穿得那末时尚，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一套旧军装，只是修改过穿着很合身。几乎每天在图书馆里都可以见到她。当然，郝斌知道自己的情况，决不敢胡思乱想，只是感到还有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学，心里有一丝安慰而已。一天，郝斌正在专心看书，旁边有一个女孩子的说话声：“同学，麻烦你请把你这本书借我看一下可以吗？书架上没有了，我只是临时查一点资料。”郝斌一抬头，说话的正是那个小女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把手中的书递给了她。那个女生查看了一会儿，把书还给郝斌，说：“谢谢你，耽误你学习了。”郝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找到了吗？”小女生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



“没有。”郝斌又问了一句：“你要找什麼？”小女生说：“有一道题我解不出来，老师讲过一个公式可能在这本书里。可我没有找到。算了吧，回头我再问助教吧。”郝斌说：“是什麼题？拿来我给你看看好吗？”没有几分钟郝斌就把那道题解出来了，还特意把小女生要找的公式写在题解后面。那个小女生被郝斌的解题熟练程度惊呆了，忙不迭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拿着书本就回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对郝斌来说，给同学解难题在高中时就是常事。同学们在生活上那麼帮助自己和弟弟，自己无以为报，帮同学解题就成了他唯一能做到的事了，所以郝斌根本没往心里去。谁知自此，小女生一有难题就找郝斌帮忙，两个人也就不那麼陌生了。交谈中郝斌知道了那个小女生比郝斌高一届，是国际贸易的。论年级，郝斌是小学弟；论年龄，郝斌是个大哥哥。那个女生叫兰岚，是一个军人之女。他的父亲老家也在燕山脚下，因为是个军人不能在家中侍奉爹娘，兰岚出生后就留在了老家，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了，兰岚才回到父母身边，那一年兰岚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兰岚考进大学，最让她高兴的是这里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图书馆。比山区学校的图书馆不知大多少倍，这里有看不完的书。因此，兰岚也一进学校就扎进图书馆，只要有时间就到图书馆看书。日子长了，她每次到图书馆都看到郝斌在看书、学习，她心里也很奇怪：“这个同学怎麼和我一样，也天天在图书馆里泡。”当兰岚知道郝斌也是燕山脚下来的，自然也就亲近了很多，知道了郝斌是数学奇才又多了几分敬佩，两个人的交往就多了一些。兰岚知道山区人民生活很艰苦，再看看郝斌那营养不良的脸色，不用问就知道郝斌经济拮据，因此每星期天从家回来都悄悄给郝斌带一大饭盒米饭炒菜。开始郝斌不大好意思，可肚子里缺食少油水，也顾不了许多，每星期天晚上就饱餐一顿。郝斌想：这份情意就记在心里吧，等我毕业工作有了钱，我再一并报答吧。

这年的国庆节前，兰岚找到郝斌说：“国庆节到我家去吧，我爸爸想见见你。”郝斌一听就傻了，连忙说：“我不去，我不去。够麻烦你家的了，大过节的我不能再去你家打扰了。”兰岚说：“是我爸爸要见你。我爸想知道现在山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如此郝斌也不好推辞了，又说：“我是不是应该带点什麼礼物去？”“带什麼礼物？是我爸请你去说话。什麼也不用买，省点钱买自己需用的东西吧。”国庆节的上午兰岚来学校接郝斌，两个人一同到兰岚家去。

兰岚家在军区大院里，是一套很宽敞的大房子。兰岚的爸爸把郝斌叫进了客厅，让他在沙发上坐下。一看就可以推断兰岚的爸爸是个军衔不小的军官，郝斌心里多少有一点紧张。还好兰岚的爸爸只是问他是那圪塔的，他们沟里现在的生活怎麼样，粮食够吃不，像他这样能上大学的山里娃多不多等等。还特意对他说：“我们是老乡，都是山里汉子，你在北京上学家里负担重，需要啥说话，不要客气”。中午，兰岚妈妈做了好几个菜，留郝斌在家吃午饭。临走时兰岚妈妈对兰岚说：“这孩子不错。”兰岚一听，脸上立马浮起一丝红润。兰岚妈妈又转身交给郝斌一个大书包，里面装得鼓鼓囊囊的。郝斌不敢接，一再推辞，兰岚妈妈说：“拿着吧，不是什麼值钱的东西。就是兰岚哥哥的两套军装，一套新的，一套旧的，还有一双胶鞋。拿回去换洗着穿吧。你家不在北京，你就拿这里当自己家，星期六和兰岚一起回来。吃点顺口的。”听到这里郝斌才敢接过书包，嘴里一个劲儿的说：“谢谢！谢谢阿姨！”边说边走出了兰家，和兰岚一起返回学校。一路上两个人谁也没有话，兰岚也不像来的路上说个不停，可两个人心里都不平静。

从兰岚家回来郝斌觉得心里特别烦躁，过去坐在图书馆可以心平气静地看书，现在一进图书馆就先看看兰岚是否在。兰岚不在他就无心看书；其实，兰岚在他也无法安心，不由自主地

一会儿一抬头看一眼兰岚。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使劲让自己集中精神看书，不去想兰岚，可兰岚的影子就在眼前挥之不去。夜里睡觉也不像从前沾枕头就着，有时瞪着两眼直到天亮。兰岚也不像从前无拘无束问郝斌数学题了，说句话也会脸红。

一个星期天，兰岚约郝斌到香山去玩，郝斌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到了香山脚下，两个人连跑带颠一直登上了玉皇顶。从玉皇顶出来都累得气喘呼呼，就在红叶林旁边依着同一棵树休息。十月香山的红叶还很绚丽，加上刚刚爬完山，两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讲话。两个人的眼里都喷发着一种难以抗拒的磁力线，谁也没有把眼神挪开的意思。兰岚撑不住了，一下子扑到郝斌的怀里，趴在郝斌的肩上，喘着粗气，说：“郝斌，我爱你！”郝斌空长到二十三岁从没碰过女孩子，兰岚一下子扑进自己的怀抱，郝斌几乎停止了呼吸。本能让他用双臂紧紧地搂着这个女孩儿，心跳如鼓擂，浑身的热血直往头上涌，脑子里一片空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忘记了整个世界。身体里有一股无法抑制的欲望，他把这个女孩儿搂得紧紧的，好像一松手眼前这个女孩儿就会消失。起风了，秋风吹得红叶飒飒作响，地上飘落的红叶也在风中起起落落，一片又一片的落叶飘落在他们的身上，撒落到地上。不知过了多久，郝斌突然清醒过来。他轻轻推开兰岚，说：“该回去了，出来时间太长了。”兰岚也不大好意思，赶紧离开郝斌的怀抱，整整被风吹乱的头发，把发带拆下来，捋了捋头发又把发带扎上就向山下走去。一路上郝斌没有再看兰岚一眼，他没有这个勇气，他知道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格。

郝斌失眠了，郝斌心痛了。在小说里、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恋爱是多麼美妙的词语，是年轻人生活里最浪漫、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可对于郝斌，恋爱是他生活的禁区，这突如其来的恋爱像是无数棵钢针一针一针地往心上扎，痛得他生不如死。那一纸卖身的契约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他已经签字做他人之夫，他没有恋爱的资格。他不能恋爱，他绝不能爱兰岚。他不能！可他真的爱她，他爱这个女孩儿，爱她没有城里女孩儿的娇奢，爱她默不作声的关心着自己，爱她像是久违的知己……他爱她，这是他二十三年来第一次萌发的爱情，是他的初恋。可是他不能爱，他必须悬崖勒马，他必须离开兰岚，他必须掐断这初恋的情丝。他忍着眼泪往心里流的剧痛真这样做了，一连三天他都没有去图书馆，这可急坏了兰岚。第三天下午课后，兰岚急火火地跑到男生宿舍，看到郝斌倚在床上大舒了一口气说：“老天保佑，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病了。”郝斌看了兰岚一眼就又低头看书了，兰岚有点来气就大声问郝斌：“没灾没病你为什么不去图书馆？害得我瞎着急！”说着眼圈就有些红。兰岚着急眼圈红了，郝斌心里说不出的心疼。郝斌又怕兰岚一哭让同学看见闹误会，就对兰岚说：“我们去翰林院说话吧。”

翰林院既没有翰林也没有院。只是它在校园的尽头，滨临一个小水池，池中有一个人工岛，池边上建有一个八角亭，亭子中有一张石桌，桌边有四个石凳，常有学子们来这里发表高论，引发了学子们的酸味，不知哪位高人起的名字就叫开了。郝斌和兰岚坐在八角亭中，半天谁也不开口，仿佛都在等对方先说话。兰岚看着郝斌，三天没有见好像瘦了一圈儿，心想他一定遇到什麼难题了，又有一点为自己刚才的态度后悔。郝斌觉得自己理亏，所以先开口了：“兰岚，对不起，我不能爱你。”兰岚听了问道：“为什麼？”郝斌说：“你是个好女孩儿，本人和家里条件都那麽好，会有很多优秀的男生喜欢你。我配不上你。”兰岚说：“我也是山区娃子，爱，没什麼配不配之说。如果你不爱我，你就直说。只要你亲口说出你不爱我，我立马就走，绝不赖在你身边。”郝斌知道这也是一个刚烈、执著的女孩子，他不想欺骗她、隐瞒她，他决定告诉兰岚

真实的原因，让兰岚彻底断了这个念头。他道出了原委后说：“兰岚，你是第一个让我动心的女孩儿，我爱你。你让我知道了爱一个人的滋味。可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必须履行上大学前的约定。”兰岚听了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着。她眼盯着郝斌一步一步后退着，后退了十好几米，猛然转身跑着离开了这里。兰岚走了，郝斌的心也被带走了。郝斌只剩下一个躯壳，站在石桌旁边。晚饭时间到了，郝斌似乎没有觉得；晚自习时间到了，郝斌依然没有感觉；就这样站着直到天大黑了，远处传来熄灯铃声他才清醒过来。他走下八角亭，像一具僵尸一样走回了宿舍。

一连几天郝斌都恍恍惚惚，课堂上，他不知老师讲的是什麼；午饭，他不知饭是什麼滋味；晚上睡觉，两只眼睁得大大的脑子里却什麼也没有想。同宿舍的同学都怕他中了邪魔，有的劝他去医院看看，有的劝他出去散散心。大家看着他的样子谁也没有办法，只能悄悄地关照着他，别出什麼事儿。那天，兰岚妈妈打来电话说兰岚病了，住在军区医院，叫郝斌赶紧过来一趟，他才清醒了，连假都没有请，立马离开学校。

兰岚发高烧，说胡话已经三天了，脸色苍白一点儿血色也没有。床前吊着输液的瓶子，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兰岚的胳膊。郝斌坐在病床旁边恨不得自己砍自己几刀，心里一个劲儿磨叨：“是我害了兰岚！是我害了兰岚！是我害了兰岚！！”心疼得郝斌都要疯了。他紧紧握着兰岚的手小声地说着：“对不起，兰岚！对不起，兰岚！”眼泪在这个大男孩儿的脸上滚动，落在兰岚的手臂上。兰岚醒来了，看到郝斌坐在自己身边一边念叨一边流泪，就安慰郝斌说：“我不怨你，你没有错。我们山里人穷啊，有什麼办法呢？”兰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没有这个命。我不怪任何人。”说到这里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流。两个相爱的人泪眼对泪眼，压抑着胸腔里燃烧的熊熊爱火，谁也不敢动情。兰岚用眼睛诉说着自己的绝望与无助，兰岚心里太苦了，她知道郝斌也一样苦。她心疼极了，他对郝斌说：“郝斌，答应我一个要求可以吗？”郝斌说：“你说！”兰岚说：“在你成为别人的丈夫之前，你爱我可以吗？”郝斌听到这里吓一跳，他不知如何回答。兰岚两眼充满乞求：“我们的爱在你毕业时结束。我不要求和你做夫妻。我一定能做到。”郝斌好可怜眼前这个女孩儿，也好可怜自己，他无力拒绝，他的心也不肯拒绝。他忽然有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莫名想法“我为什麼没有爱的权利！？”他答应了，两双手握得越来越紧。

一年过去了，兰岚毕业了。也许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爱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他们爱的很深很深。也许因为他们爱的太深了，两个人都有一种换回那纸卖身契的强烈愿望，可是谁也不肯说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兰岚的妈妈。两个人相爱那麼久了，兰岚毕业一工作两个人相见也就不那麼容易了，所以兰岚妈妈催他们把婚事定下来。兰岚一次又一次的推托，兰岚妈妈就急了，兰岚也就不得不和妈妈说了实话。妈妈听了吓得目瞪口呆，她知道女儿在做一个多麼危险的游戏，吓坏了。她严肃地对女儿讲：“兰岚，马上结束。明知没有结果还要互相扯着，非出人命不可。”兰岚不同意，妈妈好几天吃不好睡不着，想了一个办法：加倍退还万家给付的钱，让万家的女孩子再寻一门好女婿。她心里说：这钱，我出，无论多少钱为了女儿的幸福我都出，哪怕借债。

暑假，郝斌正在餐馆打工，他每天从早上一直干到夜晚。为了多赚一点钱资助弟弟，为替爸妈减轻点压力，他有时一天连上两个班次。中午他正在吃午饭，接到兰岚的电话，兰岚说她妈妈叫郝斌去一趟。郝斌请了会儿假去了兰岚家。兰岚的妈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郝斌，说：

“你告诉我这几年万家资助你多少钱。”郝斌说：“前三年一共给我一万一千元。下一年的钱还没有寄来，应该是三千元。”兰岚妈妈算了一下说：“已经给了你的是一万一。这样我给你两万元，你立即回老家把这个钱还给万家父女，那九千元就算是补偿，让万家老人给她女儿另找一个好女婿，把你自己赎回来。你看好不好？”情况太突然了，郝斌不知所措没有吱声。兰岚妈妈接着说：“你那边不断，这边兰岚又不肯和你分手，你叫我这个做母亲的怎么办？我的想法也许有些自私，可作为母亲我也没有再好的办法了，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陷在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里无以自拔……”说到这里，兰岚的妈妈哭了。兰岚一语不发，就这样坐了一会儿，郝斌说：“我试试吧。”兰岚妈妈看郝斌接话了忙说：“那你赶紧请假回老家吧。”郝斌说：“好吧。”说完就走了。第二天上午郝斌背着兰岚妈妈给的两万元钱，提着兰岚妈妈给准备的一盒点心，坐上北上的火车回家了。

这条铁路线从头到尾都是上坡，火车一路咿咿呀呀像是老牛拉破车喘着粗气爬山。咿当，咿当，让人听着心累，恨不得下车背个小套儿帮它一把。往日郝斌坐在车上总是恨不得快一点到站，可今天他却有点儿希望这火车永远不到站。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父母说，更不知该如何对万家父女张口……

暑天，山区的气候很特别。白天太阳照在漫山遍野的石头上，人们像生活在铁板烧里酷热难当。太阳一下山，时间不长地上的热就散尽了，夏天的夜里也得盖棉被。郝斌下车的时候正是中午一点多，头上太阳热辣辣的，走不一会儿脚上就感觉烤得慌。郝斌舍不得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吃点饭、歇歇脚，再加上身上背着大笔的现金，郝斌也怕出意外。郝斌一步也没有停，径直到过去的老师家中坐了一会儿，喝了碗水，向赵老师借辆自行车就往家赶。四十里山路不算近，可郝斌高中三年走熟了，并不在话下。更甭说这两年山里修了公路，一码儿的柏油路，郝斌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翻一个梁子，两个多小时就到沟口了。进了沟就是碎石路了，郝斌翻身下车，推着走进家门。他把车子往厢房山墙边上一靠，走到压水井旁边掬起一瓢水，咕咚咕咚喝进肚里。这山里的井水无冬无夏都是拔儿凉拔儿凉的，郝斌喝完水又用一瓢水浇在自己头上，这一路的暑热立马凉爽了。郝斌连脸都没有擦干就走进了堂屋。嘴里那个娘字还没有喊出口就愣在那里，只见小乔坐在灶火边上正在烧火，郝斌娘在旁边团玉米饼子。小乔看见郝斌也是一愣，郝斌娘一看郝斌回来了，赶紧说：“斌子，你回来得正好，娘正想托人捎信叫你回来一趟。”娘说着话，郝斌就往西屋走去。这是一明两暗的住房，中间一间是堂屋，烧火做饭，放个酸菜缸、锅盆碗灶什么的。往右手东屋是郝斌妈妈爸爸的住房，往左手西屋是郝斌和弟弟的房间，郝斌要回屋自然往西屋走。郝斌妈妈连忙喊住郝斌：“斌子，来来，上东屋来，我贴完饽饽有话和你说。”郝斌退回身来进到东屋里。

郝斌的爸爸坐在炕头上吧嗒吧嗒抽着烟袋，看见郝斌进来头也没抬说了句：“回了。”郝斌喊了一声：“爹，”就回答老人的问话说：“嗯哪。放暑假了。”老人问：“快毕业了不？”郝斌说：“嗯哪，再有一年就毕业了。”说完郝斌爹就低头抽烟不吱声儿了。郝斌小心地问爹：“爹，这是咋了？小乔怎么在这搭？”老人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还没张口郝斌的妈妈就进来了。郝斌妈妈愣了一会儿，对郝斌说：“小乔这孩子可怜呢！”郝斌妈妈接着说：“为了给你凑学费，小乔他爹去年冬上进山拉石头，大雪封山路滑不是，拖拉机一下子翻了，车上的石头把小乔他爹压住了。赶叫人送到县医院，大夫说别处伤不算重，就是大腿轴子碎了，等其他的伤好些

得动大手术。住了十几天医院，小乔他爹别的伤就算好了，可他一听作大手术说什么也不作。”郝斌说：“为什么呢？”郝斌妈说：“还不是怕花钱。小乔也没办法，就找人开拖拉机给拉回来了。这十几天住院费把他手里的钱都花差不多了，他的腿不能动连地都下不了，更别说挣钱了。小乔是个闺女，腿又有残疾，一个人照顾她爹真够她作难的。没想到她爹下不了地，挣不了钱心里着急，忽一天就说不出来话了，半边身子也动不了了，把小乔吓得可劲儿哭。他们沟里人来叫万家女人，万家女人就叫上了我。到县医院一瞧说是脑出血，赶紧抢救打吊针，昏迷了好几天总算醒过来了，可落下个半身不遂，瘫在炕上连身都翻不了。怎么说咱们也是亲家，再说也是为给你挣学费，怎么也得搭把手不是？我就天天往后沟跑。小乔他爹一个光棍汉，我一个女人老往那儿跑也不像话，再说我这大年岁两边跑也顾不过来，就和你爹商量把他们父女接到俺们家来了。”郝斌妈妈说着叹了口气，接着说：“这不，来了大两月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急了就嗷嗷地连喊带哭。白天我和你爹还能帮把手，这夜里就小乔一个人。白天换个垫子啥的我和你爹两人都搬不动他，夜里小乔硬是一个人给她爹换尿布。小乔孝顺，不让她爹沓着。春天上那井水多凉，小乔一大早就给她爹洗尿布、洗褥子、洗裤子。我看着可心疼……”说着郝斌妈妈眼圈就红了。妈妈一番话让郝斌一下子懵了，他摸着背包里的钱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妈妈也知道这事儿子也为难，就说：“一会儿饭熟了，你和小乔一块到那屋给你岳父送饭过去，看望看望老爷子，说几句感激的话。千万别提学费的事，老爷子一提学费就着急冒火，别再要了老爷子的命，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家了不是。这不，老爷子前两天把他那远房兄弟叫来，愣叫他兄弟把他家那三间砖房和宅基院给卖了，听小乔说只买了三千块钱，忒可惜了。对，回头你们过去时把你带来的这个点心匣子送过去，让老爷子高兴高兴。你下一年的学费俺们自家再想法子吧。”

郝斌似乎没有感觉了，这事实太突然了，他只有按着母亲的话去做。小乔端着饭碗，郝斌提着点心匣子走进了西屋。一进门一股难闻的味儿郝斌有些想吐，他使劲儿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吐出来。炕上躺着一个人，让他心里一震，他几乎无法认出这就是万山大叔。他想起上大学之前，这个五十来岁的山里汉子，个子不高身子板儿硬朗，走道蹬蹬的，说话声音洪亮，而且爽快。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自信，仿佛他的身板儿就是取之不尽的银行。可今天躺在他面前的万山大叔已经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似乎连眨一下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小乔走到炕沿边，不约而同与小乔一块儿喊了一声：“爹！”，老人才抬了一下眼皮。一会儿，老人好像明白了什么，张大眼睛看着郝斌，眼里流露的分明是一种哀求、无助、期望、感激的混合神情，像是无形的钢鞭鞭笞着郝斌的心灵，郝斌不由抖了一下。郝斌赶紧举起点心匣子，大声说：“爹！这是给您老带来的点心，您吃块不？”老爷子眼里好像有了一丝喜悦，连忙点了点头。郝斌打开点心匣子，拿出一块软一点的蛋糕，回头四处找碗。小乔说：“我来吧，你不熟。”小乔出门拿来一个大碗，倒上半碗热水，把蛋糕撕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泡在水里。老爷子忽然想起什么，嘴里呜呜地叫着，小乔赶紧放下手里的碗，凑过来问：“爹，你要什么？”老爷子抬起头，小乔赶紧从老爷子的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交给了老爷子，一边问：“是这个不？”老爷子没有出声。小乔对郝斌说：“他不出声就是对了。”老爷子又出声了，小乔看着爹的表情，把手里的布包交给了郝斌。郝斌接过了布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布包给他，抬起头用眼睛问小乔。还没有等小乔回答，炕上的老人又出声了，小乔看着爹的眼神，一边看，一边说：“是叫他打开不？”老爷子不出声，小乔就对郝斌说：“俺爹叫你把布包打开。”郝斌看了看老爷子，老爷子眼里闪动出一丝三年前的光亮，好像点了点头。郝斌打开布包一看，眼里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他把布包包好，反手交还给老人家，嘴里连连地说着：“不！不！爹，这钱我不能要。您为我已

经累成这个样了，这个钱您留着，看病要用钱，吃点营养要用钱。您不必惦记我，我可以在城里打工自己挣学费，我会把学上完，绝不会白费了爹的苦心。”老爷子的眼角流出了混浊的泪水，用尽力气摇了摇头，把布包推给郝斌，嘴里哇哇地喊着。小乔在一旁说：“你收着吧。我爹说过的话他一定要做到，他死心要卖房子就是为你凑齐这最后一年的学费。你不拿，我爹死也不会闭眼。”郝斌哭了，他趴在老人手上哭得那个委屈。他知道这是老人家用生命凑齐的钱，是山里人一言九鼎的承诺，是山里汉子的人格品德。他哭够了，把手里的布包包好，郑重地装到上衣口袋里。他从炕上端起泡着蛋糕的大碗，用小勺一点一点喂到万山大叔的嘴里，用小乔递过来的手巾，不时地擦着老人嘴角留下来的食物残渣，不时地擦着自己脸上流下的泪水。这一夜，郝斌叫小乔到厢房去睡，他一个人陪伴在老人的床边。这一夜，老人没有睡好，郝斌也没有睡好。就这样郝斌一连三天夜夜伺候着这位老人家。第四天万山老人的病忽然好了许多，郝斌和小乔把老人扶了起来，后背用被子枕头顶上。老人的脸上也有了一丝表情，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中午郝斌的妈妈把饭桌放到了万山老人的炕上，趁着郝斌在家吃个团圆饭。小乔像往日一样一口一口地喂着老人，老人比往日吃的顺利多了，饭量也大了好多。吃完饭，郝斌妈妈把桌子撤出去，一家人坐在万山老人身边唠嗑。老人费力地伸出自己的手，郝斌赶紧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老人的手里，问：“爹！您要什麼？”老人又把手伸向女儿小乔。老人把郝斌和小乔的手放在一起，嘴张着想说什麼却说不出来。郝斌的妈妈看懂了，叫郝斌和小乔跪在地上，给万山老人磕头，一块儿叫爹。郝斌妈妈说：“亲家爹，这就算给他俩办事了。你放心，你的恩情我们郝家永世不忘。小乔是我的儿媳妇也是我的闺女儿，我会比我自己的孩子更疼她。等你病好了，俺们一块再盖上几间大瓦房，一准儿让你抱着大孙子。”万山老人这回是真的笑了，只见他笑着笑着头往旁边一歪，就闭上了眼睛。小乔吓坏了，摇着爹没命地喊着：“爹！你不能走！爹！你走了女儿咋办呐……”郝斌原以为这个老人会好起来，没有想到这位老人就这样走了。想想这个老人几年来为自己上大学、为女儿幸福受的苦遭的罪，他痛断肝肠。他哭着想着，想着自己面对这样的情景已别无选择，想着自己必须放弃心爱的兰岚，他的心就更痛了。他呜呜地哭着，任人也劝不住，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哭的到底是什麼。

郝斌用老人给他的三千元为老人料理了后事，余下的钱他交给了小乔。他对小乔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唯一的财产，你留着做个念兴吧。”小乔流着泪说：“大哥，你拿着吧。你上学需要用。”郝斌说：“我可以打工赚钱，学费没有问题，你把这钱收起来吧。”

一个星期的假到时间了，郝斌要回学校了。小乔交给郝斌一封信，叫郝斌上火车再看。郝斌在火车上打开了小乔的信，小乔写道：“郝斌大哥：谢谢你让我爹放心地走了！当年我答应我爹嫁给你，是为了让我爹资助你上学。现在我爹走了，你也快毕业了，我不想勉强你。如果你要分手，我会陪你到县上办理离婚手续。”看到这里郝斌又心酸了，这回不是因为兰岚而是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的自责。他心里骂着自己忘恩负义，骂着自己自私，骂自己不是个山里汉子。他铁了心，一定要履行诺言。他心里悄悄对万山大叔说着：“我会娶小乔。我一定会对她好。我是山里汉子，我一定不辜负你。”

下了火车，兰岚在车站接他。他和兰岚没有马上回家，两个人到中山公园坐了会儿。兰岚说：“累了吧！要累了你就先回学校休息，明天再去我家。”郝斌摇摇头，说：“对不起，兰岚，我没有赎回自己，我必须做小乔的丈夫。长痛不如短痛我们结束吧。”兰岚低着头一言不

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只是脸色吓人。坐了一会儿兰岚说：“回吧。”好像连挤公交车的力气都没有了，兰岚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两个人一同回了兰岚家。

兰岚的爸爸妈妈都在家里等着郝斌回来。进了门兰岚妈妈一看兰岚脸色不对心里就知道八九了，于是让郝斌坐下，给郝斌倒了碗水，全家都在等待。过了一会儿郝斌说话了，他说：“阿姨，对不起，我没有赎回自己。”兰岚妈妈问：“发生什么事了吗？”郝斌一点表情都没有，把回家这几天发生的事说了出来。郝斌说完把背包里的钱交到兰岚妈妈手里，低下头不再作声。兰岚爸爸说话了：“郝斌做得对，是山里的汉子就得能担当。连自己的承诺都不担当算什么山里汉子。”转过脸对兰岚妈妈说：“这都是你的好主意。就你的女儿是女儿，那山里老汉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吗？！岂有此理！亏你还是山里人的媳妇。”兰岚妈妈一句话也不敢说。兰岚爸爸说：“兰岚，你也是山区长大的孩子，那个小乔不就是你在山区的邻居女孩儿吗？你已经有了在大城市生活的好条件，城里有那么多男人任你挑选，你能忍心夺走那个山区小女孩儿的幸福吗？”顿了一下兰岚爸爸接着说：“你们两个人的事今天就算结束了，谁也不许再拉拉扯扯。郝斌你可以回学校了。”郝斌站起身低声说着：“对不起兰岚！对不起叔叔阿姨！我走了！”说着走出家门。兰岚的爸爸跟了出来，叫住郝斌说：“孩子，人生就是这么无奈。女人是为爱而生的，她们可以为爱死去活来。可我们男人不行，我们肩上除了爱还有责任，有社会责任，有家庭责任。部队打仗不知生死，只惦着一个“爱”字行吗？！至于兰岚你不要挂牵，兰岚是个山里娃，她很快会想明白。只是你要自己想通，要活得像个山里汉子。兰岚就交给我吧。”

说到这里郝斌打住了。尔雅第一次听说郝斌的身世，她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脱口而出问郝斌：“那兰岚现在在哪儿呢？你们还有来往吗？”郝斌笑了笑说：“兰岚出国了。她去德国留学，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听说兰岚自打离开中国就没有回来过。自从分手我们没有再见面，其实兰岚一直在这里。”郝斌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直把她深藏在心里深处。每每想起虽然免不了心痛，但更多的回味是甜甜的。”停了一会儿，郝斌把话锋一转接着说：“我想陆剑夫决定离婚也是无奈的抉择。你想想从恋爱到离婚，你在这场婚姻中受到多少伤害？剑夫在你和他母亲之间又维了多少难？正如兰岚爸爸说的：女人可以只顾爱，可男人不行他肩上还有责任。这责任里包括孝顺父母。正是剑夫对你深深的爱，对母亲的孝顺职责，让他做了最痛苦的抉择。”郝斌劝着尔雅，尔雅觉得郝斌的话似乎有道理，就不说话了。郝斌说：“尔雅，其实女人肩上也有责任。你的肩上不就承载着上亿元的资产，承载着一千多员工的生活嘛。这件事如何处理由你自己决定。我只希望你能选择对所有人，对方方方面面都伤害最小的方法，当断则断，不要久拖。不然，对你对剑夫都不好。好！我先回行里了，你自己再想一想，有事给我打电话。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郝斌走了，小包间里只剩下尔雅一个人。对面墙上的人造瀑布淅沥沥地流着，尔雅刚刚有一点头绪又乱了，她起身结了帐就走了出去。她没有开车，她信步向茶苑后面的河边走去，在河边栅栏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夏季雨水多，正是河水最充盈的时候。河水流速很慢，好像静止一般。河面上有十几只游船，一个男人把双桨平放在两边的船帮上，自己仰面朝天地躺在船上，任小船顺着水流慢慢在水面飘荡。那样轻松，那样自在。一对小夫妻带着孩子划着一只鸭子船，妻子用力抱住不停挣扎的孩子，丈夫使劲划着船。小船由于孩子的挣扎不停地摇晃着，尔雅不由为他们捏着一把汗。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尔雅的哪根神经，她忽然心里一亮，自己对自己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何必强求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东西呢？”她觉得郝行说得对，人生就是无奈，就是要在无奈中做出抉择。纠缠在离婚中，自己几年打拼出来的公司有个闪失自己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反正自己也回不去了，就放手吧。想到这里尔雅反而轻松了。她觉得有些饿了，抬手一看表已经两点多了。她离开河边找了一家饺子馆，要了一盘饺子饱餐了一顿。吃饱了她回到茶苑的停车场，开着车向市中心商业街奔去。

她先走进一家售楼处，在剑夫居住的小镇一个最好的小区柏林花园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她心想不能让我儿子总跟他们同居一室，算他们占我儿子的光吧。又在市里一个安静的小区给自己买了一套双居室住房，心想那个镇里已经没有自己的牵挂了，应该离开了。然后她进了铃木车行，挑选了一辆小型的铃木车，同时在这里办了一个铃木车驾驶员培训证。她把这些合同资料都装入手提包，又挨家挑选儿童服装和玩具。出来时手里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不买了，拿不动了！”尔雅说着向停车场走去。半道上走过一家首饰店，她停下脚步想给小保姆买个项链吧，就算是付她照顾佳佳的工钱。她进去买了一条白金项链。说购物是女人的兴奋剂一点不错，尔雅沉浸在购物的亢奋中，几乎完全忘记了烦恼。她把东西扔进车里，开着车就回家了。回到家她一件一件地打开玩具包装，一件一件地打开孩子的服装。像个孩子一样一件一件地欣赏着、把玩着，好像在弥补着自己童年失去的东西，从中享受着童年没有享受到的快乐。这一夜她在兴奋中睡得很熟。

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给剑夫，约他十一点在紫禁城见面，只是要求剑夫必须带着小琴和佳佳一同来，她要见自己的儿子。打完电话尔雅直奔美容店，做了时尚的直发板儿烫，做了皮肤护理，又让美容师化了淡妆，在镜子前自己照着似乎有点自恋了。然后到一家服装名店挑选了一套浅烟色的套裙，又到一家韩国鞋店花一千多元钱买了一双演员们穿的最时髦的红色高跟鞋。也别说，尔雅刚刚三十岁，一米六四的身高，天生的魔鬼的身材，再穿上足有十公分的高跟鞋更显得身材修长，魅力四射。其实她平时不穿高跟鞋，她历来走路风风火火，高跟鞋穿到她脚上几天就把高跟崴断了。可今天她像是中了邪，她就想穿高跟鞋，就想让自己漂亮。当然，内心深处也有说不清地挑战还是报复。都完事了，她一看手表正好十点四十五，她开车就奔紫禁城走去。

尔雅走进紫禁城饭店时，剑夫他们已经到了，正在大堂里等她。剑夫静静地坐在沙发里看着，小保姆抱着佳佳往饭店的财神布袋和尚身边的捐款箱里放钱。佳佳好像问什么，小保姆一句一句地回答着。剑夫看到尔雅来了就对小保姆说：“小琴，佳佳的妈妈来了。”小保姆赶紧回头，她一下子愣住了。眼前站着一位女子，身材修长苗条，一套浅烟色的裙装那么雅致合体，好像宽一分会嫌肥，窄一分则嫌瘦。漆黑的披肩直发像一泓瀑布，飘逸而潇洒。脚上一双红色高跟鞋，恰如其分地装点着一身素雅。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虽略施粉黛但没有一丝人为打扮的痕迹。打死她也想象不出这是温尔雅，是一个五岁孩子的母亲。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有些自惭形秽。她忽然弄不懂剑夫为什么要和这个漂亮的女人离婚。她有些手足无措，慌乱中一低头看到佳佳，她总算有了台阶，连忙把佳佳拉到自己身前，蹲下身对佳佳说：“佳佳，妈妈来了，快叫妈妈！”谁知佳佳一转身抱住小保姆的脖子，喃喃地说着：“你是妈妈。”小保姆见佳佳有些认生，就把孩子抱起来，嘴里还一个劲儿动员孩子叫尔雅妈妈。尔雅连忙说：“算了吧，孩子很少见我，太眼生了。别难为孩子了。”这时服务员看到尔雅连忙走过来打招呼：“温董来了，包间准备好了，请跟我来。”说着前面带路，尔雅和剑夫、小保姆一行进到了包间里。服务员递上

菜单，尔雅说：“剑夫，上次是我点的菜，你不一定爱吃。这回你们自己点吧，爱吃什麼就点。”菜点完了，等上菜的功夫尔雅拿出购房合同交给剑夫，说：“我在镇上柏林花园小区买了一套房，是三居室。佳佳大了，不能总和你们同居一室，他应该有他自己的房间。考虑你们自己装修很费劲儿，我就买了一套样板房，装修得不错，马上就能入住。合同填好了，只是没有你的身份证号码，你最近两天把你的身份证和户口页的复印件送到售楼处，把身份证号码填上就可以了。”说着又拿出汽车发票，对剑夫说：“我给你们买了一辆铃木车，你妈不让你开车，就让小琴去学开车吧。孩子上下学，出去办个事，没个车不方便。这是培训证，每月10号开课，什麼时间去你们自己安排。”剑夫一声不吭，坐在那儿默默地听着，心里说不出的酸楚。他知道“女为悦己者容”，尔雅今天是打扮给他看的；他明白“知妻莫过夫”，尔雅此时的镇静心里会压抑着多麼巨大的痛。其实，剑夫心里的痛不比尔雅轻。他多想抱一抱四年多没有办法亲近的爱妻；他多想告诉心爱的女人，每次同床他都是把小琴当作尔雅，每次过后都是痛不欲生的自责。可是他不能说出来，让尔雅从自己那个家中解脱出来，是剑夫此时唯一能给与尔雅的爱。坐在那里他用平生最大的定力，接受着尔雅的安排，一声也不敢吭。只见尔雅又对小琴说：“谢谢你小琴，谢谢你为我照顾佳佳。我也不知送你点什麼礼物好，就买了条项链不知你喜欢不喜欢。”说着把手里的项链盒交给了小保姆。小琴退让了几次，剑夫说：“收下吧。”小琴才接过首饰盒，小声地说：“谢谢大姐！”尔雅又把身边的一大堆纸盒子提到前面，说：“这是给佳佳买的衣服和玩具。”说着打开一个大纸盒拿出一个大飞机，打开开关，放在地上，飞机就跑了起来。佳佳毕竟是孩子，看见飞机一下子从小保姆的身上挣脱下来，蹲在地上看着飞机转圈，追着飞机跑，拍着手笑着叫着。所有该交待的事都交代完了，尔雅对剑夫说：“把协议书给我吧，我签字。”剑夫从上衣兜里取出协议书，尔雅在两份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一份还给了剑夫，一份装进自己的手包里。尽管尔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签完最后一个字尔雅的心里忽然间空落了。孩子、家、多年来所有的牵牵挂挂从此不再属于自己；看着佳佳和小保姆兴致勃勃地玩儿着，她说不清谁是佳佳的亲妈妈；想想剑夫和小保姆在床上，尔雅不知道剑夫对自己的爱是真还是假；她不知道今后谁人还可以信任……一下子不知从哪儿冒出许许多多的问号把她的搅得乱乱的，稍不留神就会喷发而出。饭菜端上来了，剑夫叫小保姆和佳佳回桌吃饭。看着剑夫一家人吃着，她却一点食欲都没有。她知道自己在这里已经是多余物了，瞬间的角色转换打翻了尔雅心理的平衡。她知道自己该走了，她必须马上离开。于是强忍着心痛和泪水对剑夫说：“你们自己吃吧，我公司有事，我先走了。”说着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个世界太小了，尔雅离婚的消息没几天就传遍了小镇。镇上的男男女女像是打了鸡血，那叫一个亢奋。茶余饭后，田间地头，公园绿地，办公桌前……尔雅离婚成了头条新闻。男人们义愤填膺，有的骂陆剑夫是个傻蛋，腰缠万贯的富婆不要，要个小保姆纯属弱智；有的说陆剑夫色迷，床上离了女人活不了；更有甚者说什麼人家陆剑夫是老牛吃嫩草，这叫本事等等。女人自然是向着女人了，说尔雅太老实，就该搗陆剑夫和那个贱货的大嘴巴子；有的说尔雅应该告陆剑夫重婚罪，叫他蹲几年监狱，看他能活不？！也有说风凉话的，说尔雅不是总想挣大钱吗？现在那麼多钱还要男人干什麼，搂着钱睡呗。一时间向灯的，向火的，向僧的，向佛的各执一词，个个慷慨激昂，把个小镇闹开了锅。还好尔雅已经搬到T城去了，躲开了这口水大战的风口浪尖，也算是老天眷顾吧。

尔雅大度潇洒、高风亮节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可心里依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白天还好过，公司里的事情繁琐缠身，尤其是公司上市像是自己给自己身后放了一只大灰狼，公司业绩有一点波动股市就先有反映。日用化工又是眼下资金流动看好的领域，还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不按规则出牌的招数防不胜防，加大了把握市场脉搏的难度，尔雅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天，新品紧肤露开发实验室阶段刚结束，小规模生产试制的协调会刚刚开完，尔雅正在备忘录上记下时间进度，电话铃就响起来。市场部经理急报：“温董，市场上发现类似我们产品包装的嫩肤霜，低价格干扰我们的市场。”尔雅说：“派人到市场上取证后交罗律。”回手拨通罗律电话：“罗律，我是尔雅。市场上出现近似包装的嫩肤霜，请您介入。有关证据市场部过一会儿送到。有什么情况及时报我。”刚放下电话门外有人敲门，尔雅头也没抬说：“进来。”

“温董，”是秘书肖力。“什么事？”尔雅继续写着说。“刚才王经理来电话说，世界商场的维纳套装还没有送到，再不送到人家就要换品牌了。”尔雅猛然抬起头：“为什么？昨天营销说已经安排了，怎么还没送到？”又对肖力说：“我知道了。”肖力就出去了。尔雅立即拨通营销部，营销部刚有人拿起电话尔雅就急了，大声地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世界的货为什么迟迟不送？限你们30分钟送到，送不到你们全体辞职。这件事回来再处理。”喊完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尔雅的体会太深了。她怀揣着两万元一个人闯天下时，为了贷款她把自己放到好男人床上时，她都没感到这么大的压力。新产品研发速度赶不上市场上产品的淘汰速度；资金大量涌入日用化工，同行业的竞争好似肉搏战；假冒伪劣搞得人寝食不安；再加上股市波动、董事问责……尔雅本来就有些招架不住，近日离婚又闹心无法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尔雅几乎崩溃了。挂断电话后她什么都不想干了，把身体往后一仰靠在老板椅后背上，闭上两眼自己跟自己打架：我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什？我何必如此虐待自己？我攥着这么多的钱干什么？连家都没有了，就为了存折上那几个零？想到这里尔雅自己笑了，笑出声来了，笑声里明显带着几分自嘲。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尔雅任它响了四五声才起来接听：“维纳公司，您好！”“尔雅，干嘛呢，这半天才接电话。我是张姐，听说你给老陆家签字了？你怎么那傻呢？你为了陆剑夫受多少委屈，吃苦遭罪，辞了大学老师不当来这儿当小技术员，为她家生了大孙子你婆婆还给你办了下岗，我们都是见证人。他陆剑夫凭那条不要你！我们姐妹听了都为你抱不平。”说着电话里又换了一个人：“尔雅，告他陆剑夫，告他个重婚罪，让他蹲几年监狱。也解解咱心里的恨……”

“尔雅，离了更好。你那有钱，啥样的男人找不到？……”一番话把尔雅心里原本没工夫想的烦恼又翻腾上来，她心里烦，后边电话里说的什么她根本听不下去。电话里喊着：“尔雅，你听着呢吗？你咋不说话？”尔雅挣扎着说：“对不起，我要开会了，找个时间再聊吧。”说着挂断了电话。她心里火烧火燎的，她不想听也不想想，她拿起电话接通了肖力：“肖力，再来电话你先接一下，要是说是我的朋友找我，你就说我不在。”尔雅又把自己放到老板椅上，浑身的血一个劲儿往头上蹿。尔雅自己心里劝说着自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使劲儿地让自己听着墙上挂钟那滴嗒滴嗒的声音。过了不知多久，肖力推门进来叫了两声温董，尔雅张开眼，肖力说：“温董，您母亲的电话。”就出去了。尔雅抬起身从老板台上拿起电话：“妈，我是二丫。”妈妈说：“二丫，你今天下班能回家不？妈妈想你了。妈妈今天买了几斤小鲫鱼儿，贴饼子萝卜熬小鱼一锅出，这是你最爱吃的。回来吧，啊？我们等你回来吃饭。”尔雅听到妈妈的声音，鼻子酸酸的说：“好！我下班就回家。”说完就挂了。妈妈的话不多，可尔雅听来心里却说说不出的热乎，自己近三十年来总觉得只有剑夫看重自己，今天才感到真正看重自己的还是这个妈；自己四五年苦拼苦打总想建一个自己的家，到门口了人家却重重地关上了那扇门。可妈妈家永远不会把

自己拒之门外。近几年自己在外打拼几乎很少孝顺妈妈，甚至很少去看看妈妈，可妈妈却一直挂念着自己。尔雅心里有一种愧对妈妈的负疚感，她从抽屉里拿出她为回陆家买的别墅房合同，放进手提包里。她用手拢了拢头发，拿出化妆盒给自己打了一点淡妆，到办公室和肖力说了声：

“有点事，我早走一会儿。”就走了。

尔雅到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弟弟、弟妹和小侄儿都在家，饭桌已经摆好了。尔雅进门叫了一声爸妈，又摸了摸小侄儿的脸蛋儿。爸爸忙说：“二丫回来了，都坐下吃饭。”大家坐好了，弟妹去厨房出锅、端饭，弟弟给每人的酒杯里满上酒。爸爸说小弟：“快去帮你媳妇把饭端来。”弟弟、弟妹好一顿忙乎，饭菜上齐了，一家人都坐下了，爸爸说：“二丫忙，难得有空回来，咱们干一个。”大家举杯嘴里说着祝福语吉庆话儿，尔雅的心里暖暖的。她的事爸爸妈妈一句都不问，她知道爸妈怕他吃不好饭。她很久没有吃过贴饽饽熬小鱼了，小鱼熬得很烂糊，连鱼刺都面了，放到嘴里滑滑的、茸茸的说不出来的感受。她吃了很多，爸妈几乎没吃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看着女儿吃。饭吃完了，弟弟、弟媳收拾碗筷，尔雅陪爸爸妈妈说话。尔雅对爸爸妈妈说：“我和陆剑夫离了。我已经签完字了。”妈妈说：“离了好。这几年在他家我妮子就没得过好。离了咱就解放了不是。”爸爸说：“早就该离。剑夫是个好孩子，可他拗不过他妈，你遭罪剑夫也遭罪。两个人都没有好日子过。”妈妈说：“我丫年轻，过过自己再找一个好人家。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不是？”尔雅说：“离就离吧，爸妈放心，我没事儿。”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份合同，交给爸爸妈妈说：“爸妈，你们养我这么大，我也没好好孝顺您们。前几年在剑夫家老出事儿，这几年又在外面闯荡顾不上，全靠弟弟弟妹照应您二老。这是T市一套别墅房，您老和弟弟一家就搬到市里去住吧，就算女儿孝顺爸妈了。”回过头对弟弟弟妹说：“这些年都是你们照顾爸妈，姐姐谢你们了。这套房子过几天办下过户手续，就过到弟弟名下吧。”弟弟忙说：“别，别，过给咱爸吧。过给我不合适。”尔雅说：“随便你们吧。小弟总想干点啥，想好了告诉姐，我给你投资，但是不超过100万。”小弟乐的蹦了起来，搂着尔雅说：“二姐你真好，你最知道你老弟想啥了，我想开间饭馆行不？你放心，我是温董的弟弟，经商的本事随二姐。”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小侄儿熟悉了，也就放开了闹，缠着二姑抱，要二姑讲故事。抱着小侄儿尔雅心里又想起自己的佳佳，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儿。临走的时候全家人都送到门口，妈妈说：“二丫，已经离了就别多想了，别往心里去是吧。你要出点啥事可让妈今后咋活呀。”爸爸赶忙拦住：“快别说了，二丫别搭理你妈，尔雅是个聪明人，能做啥傻事啊！为了一个男人就不活了？那还是我温家的妮儿？！”尔雅说：“妈你老放心，爸说得在理儿，我是温乃刚的女儿，不会出啥事儿。”弟弟说：“姐，天黑了，慢点开。”尔雅开车回城了。

其实离婚后尔雅最怕的就是下班回家。现在的家比过去宽敞多了，房间设计格局和原来住的房差不多，可住房面积大了一倍还多。宽敞的大厅尽头也是落地玻璃窗，窗外正对着小区中心绿地。夏天人们吃完饭一家一户到这里乘凉，面对喷水池四周是一圈儿座椅，大人们坐那儿聊天儿说话，左右两面的草地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每到晚上外面的人群熙熙攘攘分外热闹。草地里隔不远有一棵菩提树，树与树之间还种了一些花草。可这一切都是外面人群的，对面那扇窗户不在了，尔雅的心空了。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拉上窗帘，有时连衣服都懒得换就坐进沙发里。看着窗帘心里就像是长了草，连十分钟都坐不住就站起来，站起来又不知自己要干啥去，转一圈儿又坐回来。看书，看不过三分钟；看报，看半天不知报上写的啥；打开电视，看新闻，哇啦哇啦让她心烦；看电视剧，武打的她嫌乱；言情的，勾起她的心思恨不能把电视砸喽……几年来

这个让她充满幸福憧憬，给她奋勇前行力量的家一下子变成了地狱。有时候她一分钟也不想呆在这个家里，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像个游神在屋里转，想大哭一场又哭不出来。她太难受了，拿起电话拨通郝斌的电话。“哪位？”电话里传出郝斌的声音，尔雅说：“郝行，我心里闷，你能出来陪我坐坐吗？”郝斌说：“正好，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我在市里，你赶紧出来。从你家出来往东第二个红灯右拐，大约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在马路边上等你。不见不散。”说完就挂了。尔雅像是接到了特赦令，她关上门，从车库开上车就出去了。虽然已经九点多了，可马路上人来人往还很热闹。她只顾捉摸郝斌说的地方是哪儿，暂时忘记了苦恼。开了十几分钟，老远就见郝斌在路边站着，看见尔雅的车开过来，郝斌连忙举起手示意尔雅停车。尔雅慢慢把车停在郝斌身边，推开车门要走下来，郝斌说：“别下车，把车存到停车场去。”说着郝斌打开车门也坐了进去。尔雅把车停进存车场，和郝斌一同走了出来，郝斌带他向右边走去。这是一条步行街，一块大木牌立在马路中央，写着“步行街车辆禁行”。刚走进街口尔雅就被吸引住了，这条街不很宽，路灯立在马路中间，每一个路灯柱上面吊着两盏方形的吊灯，下面用木板围成一个大圆筒，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外面是一圈座椅，显得很整齐又有点异国风情。两边的人行道上没有街树，彩色的地砖在霓虹灯照耀下不时变幻着颜色。人行道上走过一对对男女，整条街道都很安静，没有人大声讲话，好像谁也不想打破这里的安谧。郝斌说：“我来看过两次了，这是一条韩国街，你看店铺的招牌上都是韩文。”说着带尔雅走进一家音乐茶座，里面稀稀拉拉坐着几拨喝咖啡的客人，录音机里放着流行歌曲。郝斌带着尔雅直接上了二楼，二楼上客人不少。一进门是吧台，走过吧台郝斌找了一个座位，给尔雅拉开座椅请尔雅先坐下，把尔雅脱下的外衣放在座椅背上，然后自己在另一边坐了下来。服务员过来问：“二位喝点什麼？”郝斌对尔雅说：“你现在夜里恐怕睡不好，不能喝咖啡。就要一瓶红酒吧。”郝斌又要了几样小菜和零食。都上齐了郝斌把两只杯子都满上红酒，对尔雅说：“我来三次了，想给你找一个散心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听钢琴、小提琴演奏，那轻柔的乐曲，叫人心旷神怡。不信你听听。”尔雅真的静下心来听着、看着，台上钢琴演奏的声音轻柔舒缓，就像一湾清泉从心上流过。郝斌看着尔雅脸上的痛苦焦躁慢慢退去，逐渐平静下来，就对尔雅说：“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会很痛苦，所以你不能在家里呆着。下班后一定要走出来，可以到不同的餐厅吃晚饭，可以去商场买东西。我找了这样一个地方，觉得很适合你平抑烦躁的心境。我建议你晚上也可以到这里坐坐散散心。”郝斌接着说：“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大学旁边一个歌厅里度过的。我懂得你现在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别人是无法帮你摆脱的，只有靠你自己走出阴影。”听着郝斌的一席贴心的话，尔雅的眼圈红了。郝斌说：“想哭就哭哭吧，别出声就行。”郝斌的话刚说完，尔雅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这几天尔雅想哭哭不出来，心里憋成一个大疙瘩难受死了，尔雅在郝斌面前让眼泪流了个够。哭了好一会儿，郝斌一会儿递给她一张餐巾纸，一会儿递她一张餐巾纸，直到尔雅哭够了，郝斌手里还举着一张餐巾纸。尔雅噗一声笑了说：“你还想看我哭啊。”郝斌也笑了。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听音乐，郝斌还不时给尔雅讲段小故事，逗尔雅高兴。郝斌说：“你想听我老岳父捡媳妇的故事吗？”他说：“我们山区穷，很多人都娶不上媳妇。沟里的女娃都往沟外面嫁，沟外的女娃打死也不进沟，所以沟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沟。我岳父万山也不例外，三十几了还光棍一条。有一次赶大集回来的路上，天色有点晚了，他忽然看见山根儿有个东西在动。他仗着年轻胆大走过去看看，一看是个女的浑身脏兮兮的，看见万山走过来也不懂害怕，伸出手找万山要吃的。万山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馍给了她，问她住哪里想送她一程，她也不说，没办法万山只好走了。谁知那个女娃也跟着他走，万山觉得这个女娃有点毛病，好像傻乎乎的。万山怕她一个女娃家自己在

山路上过夜不太平，就把那个女娃放到独轮车上，把她推回了自己家。回到家万山烧了一锅热水，帮助她洗了洗。万山的爸爸做好饭，这个女娃就坐在炕上吃起来。吃饱了喝足了，这个女娃一问三不知，就是一个劲儿傻笑，说什么也不走。万山爸爸说：“不走也好，就给你做媳妇吧。”这就是我的岳母。一年后这个女人还真给万山生了个女娃就是个小乔，把万山父子两人乐得合不上嘴。谁知小乔落地还没满月，小乔妈妈产后风发高烧死了。从此我岳父就一个人当爹又当妈把小乔带大，到小乔快两岁时，还不会走路，到医院去着看，大夫说小乔腿有残疾。我岳父认为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小乔，心里觉得愧，对不住那个去世的女人，对不住那个女人给自己生的这个女娃。这也是我岳父拼命要给小乔安排个好生活的原因。”郝斌说到这里打住了，过了好半天才接着说：“和我岳父他们比，我们这一代幸运多了。我们遇到这点坎坷又算什么呢？！”尔雅听了万山的故事，知道郝斌在宽慰自己，宽心了不少。郝斌又说：“我今天找你还有个事。我看了你公司的报表，估计很快会出现一次下滑，把握不好很难回升。”尔雅连忙问：“那怎么办好？”郝斌说：“现在资金正在向日用化工流入，不如开个董事会，研究一下趁这个机会资金转移。”尔雅问：“转移？往哪儿转？”郝斌说：“把日化项目压缩，挪出资金再找个新的投资方向。两个篮子里放鸡蛋，总比都放在一个篮子保险系数大。”尔雅有点犯难：“我是学纺织化工的，做日用化工就很困难了，还能做什么呢？”郝斌说：“定了方向可以招聘专业技技人员。眼下先边挪资金边找方向，避免陷在日用化工里全军覆没。”尔雅说：“也对，东方不亮西方亮，万一出现问题，总还有半壁江山尚存。回去我好好想想。”郝斌看尔雅心情平复了，看看表也快十二点了，就对尔雅说：“快十二点了，我还得开一个小时车回小镇。我们回去吧。”尔雅说：“回吧，太晚了。”两个人走到停车场，郝斌问：“自己开车回去没问题吧？开到你家的路口往南拐就行了。”尔雅送郝斌上车，说了声：“没问题，你放心吧。慢点开！”郝斌开车走了。尔雅也开车回到家。

尔雅对郝斌说的话几乎言听计从。第二天到公司后她把财务总监叫来，对他说：“我有意向开辟新的投资方向，需要工厂现在生产规模的成本核算，与公司成本剥离。三天后交给我。”财务总监答应后离开董事长办公室。尔雅又打电话通知张总，约定下午四点钟在小会议室碰头，分析股市形势。然后打电话叫开发部经理立即到董事长办公室，布置了新的投资方向的市场调研摸底。要求动用所有人力，以化工为轴心，重点是化工的边缘行业。力争一周拿出结果。有了这些数据，给董事会拿出建议提案。下午四点尔雅仔细地听取了张总股市走向分析。全完事，尔雅下班时已经快七点了。

下班后尔雅真的没有回家。她在外面找了一家干净、安静的西餐馆，要了一份牛扒套餐，要了一杯法国红酒，四四整整地吃了一顿晚饭。尔雅腰缠万贯不假，可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奢侈过，除了应酬饭局她自己就没有吃过一顿高档饭。今天她才知道进高档餐厅吃高档饭的感觉真好。他一个人慢慢地吃着喝着，尽情享受坐在高档餐厅里的感觉。吃完饭已经快九点了，是有点累可还不想回家，就又去了韩国街那家音乐茶座。只是要的是Tetley咖啡，没有再喝酒。到十二点才起身回家，回家洗洗倒头就睡了。

人就是这样怪，头两次尔雅感觉挺好，第三次在音乐茶座里就坐不住了。她总觉得自己跟这个茶座格格不入，台上的音乐再好就是入不进脑子，寂寞就像趋不散的大雾笼在自己心上。她心里烦说什么也呆不下去了，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就起身到大街上闲逛。一边走一边看，满马路的男男女女，成双成对，相依相偎，眼里互相传递着浓浓的情，嘴里说着悄悄话，

都徜徉在幸福无限之中。与尔雅的孤寂形成强烈的反差，尔雅心里更烦躁了。她开始恨，她恨陆剑夫无情无义，她心里骂着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恨那个小保姆破坏了她的生活，是不折不扣的荡妇。她设想着这对狗男女没有好结果……“温董！”尔雅好像听到有人叫自己，回头一看是司机小陈。小陈问：“温董还没回家？”尔雅说：“心里闷，出来遛遛。”沉了会儿问小陈：“这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小陈看了看四周说：“太晚了，都差不多了。您要想再待会儿我陪您去夜总会怎么样？”尔雅连想都没想就说：“走！陪我去看看。”

在韩国街的一端有一家夜总会，通宵开业。尔雅和小陈走进夜总会，里面正热闹。场内乐声大作，高分贝的架子鼓和吉他几乎震耳欲聋。一位男生站在台上喊得声嘶力竭，台下的舞池里男男女女摇头晃脑蹦得一个欢，嘴里还随着音乐、歌声喊着、叫着。小陈说：“这是迪斯科。是小青年们释放心理压力的夜生活方式。”说着请尔雅坐在一个小圆台旁边，自己到吧台端了两杯酒，和尔雅边看跳舞边喝酒。尔雅觉得杯中的酒有种特别的清纯味道，就问小陈：“这是什么酒？”小陈说：“这是一种日本清酒，喝着清淡可后劲儿大。还可以吗？要不就给您换红酒？”尔雅说：“不用换，这酒挺新鲜。你去拿一瓶，省得一杯一杯端。”小陈到吧台拿来一瓶放在桌上，两个人慢慢喝着。小陈说：“温董，下舞池跳跳吧。”尔雅说：“我不会跳，你去吧。”小陈说：“这种舞强调舒展个性，谁爱怎么跳都行，踏上节拍就行了。走，一起去试试。”尔雅就随着小陈进了舞池。尔雅本来就有舞蹈天赋，只一会儿尔雅就跟上节拍随意跳了起来，越跳越来劲，越跳越疯狂，那满心的愤懑寂寞随着疯狂的舞步消失了。一支舞曲结束了，小陈扶着尔雅回到座位上，尔雅跳得浑身是汗，服务生送来热毛巾，尔雅擦了擦脸上的汗，还真舒服。两个人继续喝酒，音乐响起继续跳舞，就这样循环往复。台子上的一瓶酒已经空了，时间也到后半夜了，两个人都有点醉意。还是小陈提出：“温董，快两点了，回家吧。明天咱还得上班呐。”尔雅还不想走，小陈就强行把尔雅托出了夜总会，尔雅挣扎着不停地说：“我不回去，一个人回去干什么。”小陈看到外面风一吹尔雅酒劲儿上来了，心想也别开车了，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尔雅送回家了。尔雅回到家连吐带闹，小陈像往常一样任她在地上吐，尔雅一边吐小陈一边收拾。小陈一看今天晚上尔雅身边又离不了人了，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一声。然后打了一盆温水，用毛巾给尔雅擦脸。没想到尔雅一把抱住小陈连哭带喊：“剑夫，剑夫。我也是女人，我也需要男人爱，你为什么离开我？我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我……”小陈想躲开一点儿，尔雅抱得更紧了。小陈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儿，结婚刚满一年，又喝多了点儿。俗话说酒精乱性，酒壮怂人胆，哪儿担得住女人的一番撩拨，身体里的燥热也急剧上升。只是尔雅董事长的身份还让他有一点顾及。

小陈的生活也很不幸。上初中二时父亲病故，母亲是食堂的炊事员，工资很低，娘俩生活本来就很难，小陈的母亲又放不下去世的丈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小陈学习成绩非常好，父亲在世时下决心供孩子上大学。初中毕业时，母亲一心要实现丈夫的遗愿，非让他上高中不可。小陈知道家里生活的困难，母亲身体又不好，瞒着母亲报考了驾驶员技校。上技校每月有几十元助学金，省点用不仅够自己的饭费，还可以交给母亲一点，让母亲松快一些。再说技校毕业就可以上班赚钱，到时候就不让母亲工作了，自己挣钱养活母亲。等母亲知道时生米已经煮熟饭了，母亲也只好默认了。小陈毕业后选择到长途运输场工作，为的是跑长途补贴多，多挣点钱。没想到高高兴兴工作了两年多，运输场不景气要裁员。到这里工作的人，家里大都有用钱处，加上不少司机都四五十岁了，再找工作很难，小陈就自动提出下岗。心想自己年轻，开车技术好，再找个工作没大问题。谁知国营大厂都在下岗，私企的小车司机大都是亲信，晃了小两年也没找到工



作。娘俩的生活费断了来源，妈妈着急总唠叨，小陈心里烦就不爱在家呆。邻居看在眼里也为这娘俩犯愁，正好这个邻居和尔雅认识，就请尔雅帮忙给小陈安排个工作。尔雅心善，公司刚起步，还没有买车本不需要司机，可她还是收下这个小青年。先让他做点跑腿的工作，到政府部门签个字盖个章什么的，每月给他1000元工资。1000元工资是他在运输场工资的两倍，小陈母子俩人对尔雅感激不已，妈妈一再嘱咐小陈好好做事，报答尔雅。后来，小陈看尔雅到处奔走很辛苦，就到二手车市场相中一辆小本田，因为坏了售价很低，小陈请示尔雅同意买了回来。小陈是技校毕业的修车不犯难，只几天就修好了。从此，这辆车就成了尔雅创业伊始的第一辆自用车，小陈就成了尔雅的专用司机。小陈非常聪明而且机灵，尔雅在外面应酬经常出现被灌酒的事情，小陈总会在特别巧的时间，礼貌地带尔雅离开。小陈很懂事，每次尔雅醉酒他都告诉妈妈之后，彻夜陪在尔雅身边。可以说尔雅创业过程中的艰难小陈看了不少，他从小佩服这个女人，也可怜这个女人。尔雅也很喜欢这个大男孩儿，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弟弟。小陈的媳妇小华也是尔雅介绍的，是个售货员，两个人婚后感情很好，也都感激尔雅的帮助。尔雅离婚了，小陈知道她很痛苦，但是也帮不上忙。妈妈和小华就叫他多注意尔雅，多陪陪尔雅，防止尔雅想不开出问题。今天晚上小陈就是偷偷跟着尔雅来的。

小陈挣不脱只能任尔雅抱着自己，忍着身体里的燥热，他使劲掐自己的胳膊，他希望自己保持清醒。尔雅好像把小陈完全当成了陆剑夫，几年的思念，几年的饥渴，那副样子，小陈看着心酸。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关上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天都大亮了尔雅才睁开眼睛，今天尔雅自己都奇怪醒来心情就那么好。起身、下床，她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她明白了，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洗漱完毕在餐桌上看到一个字条，“温董：早点准备好，牛奶自己热一下，不要喝凉的。我把您的车开回来了，放在车位上。我去公司了。小陈”除了嘱咐尔雅牛奶要喝热的之外，一切都和以往一样。尔雅一个女人家也无法启齿问问小陈昨天夜里发生什么事，只有权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权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不那么容易，就像吸毒品，开始在无意间，终止却难上难。尔雅和小陈谁也不说什么，隔三岔五就在一起过夜，尔雅默默地接受小陈的莅临，小陈一如既往地细致地呵护着尔雅。不管这样的关系道不道德，小陈的莅临帮助尔雅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尔雅心情好转，公司里的事情也进展顺利。董事会全票通过决议，压缩日化投资，开辟新的投资项目。由尔雅主持拿出可行性方案报董事会讨论。董事会后尔雅召集市场部、财务部、开发部和张总连夜在饭店里开会，边吃边喝边议，制定寻找投资方向的原则及时间要求。尔雅牵头，张总具体负责，各部门做了具体分工，约定两周后拿出成果再碰头。

这一晚小陈把尔雅送到家没有回自己家，两个人话不多但很默契。打开电视，坐在那儿看新闻、看体育消息。尔雅靠在小陈身上，小陈轻轻地给尔雅按摩，尔雅闭着眼睛在心里静静地享受着。小陈看尔雅闭着眼心想这个女人大概累了，就说：“忙一天了，早点休息吧。”尔雅听话地起身去洗漱。两个人躺在床上，没有谁再去理会哪个是董事长，哪个是开车的，真真实实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在两个人全身心享受这份谧静之时，小陈的手机响了。小陈翻身起来，打开手机里面传来小陈母亲焦急的声音：“儿子，快回来吧，小华要生了，已经送医院了，大夫说难产，要家属签字。你快来吧，快！”说完就挂了。小陈心里急对尔雅说：“小华要生了，我得马

上回去。”一边穿衣服一边就跑出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尔雅一个人，刚刚的兴奋让她睡意全无，她就睁着眼，等待签完字回来的小陈。到天亮小陈都没有回来，一连三天音信皆无，尔雅开始不耐烦了。她反复咀嚼着：在陆剑夫那里我输给一个小保姆，在一个车夫眼里我还不如一个售货员，我温尔雅就这麼不值钱！？就没有一点值得男人爱的地方？！尔雅那股不服输的犟劲又上来了，她在心里给小陈五天的期限，如果小陈五天之内不回来就别怪我尔雅心太狠。

小陈的媳妇是剖腹产。手术后身边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人，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得送饭，替不了小陈。小陈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头都大了，要照顾病人还要给新生的儿子喂奶粉、换尿布，忙得夜里都没法睡觉。直到第七天妻子拆了线，回到家，小陈才松了一口气。还是妈妈提醒：“儿子，你给公司请假了吗？赶紧给公司说一声儿吧。”小陈这才想起七天没有到公司，也没给尔雅打电话了。他先给公司打电话，说了自己家的事，说还需要在休几天，得等妻子能下地才能上班。又给尔雅打电话，说了同样的话，尔雅说：“知道了，好好伺候你妻子吧。”就关断了。

小陈上班了，大家都恭喜他得了个大儿子，小陈也礼节地给大家送喜糖。大家都为小陈得子高兴，只有尔雅心里泛酸。

晚上，小陈觉得好几天没有到尔雅家去了，就对妈妈说：“我给温董送喜糖去。”装了一兜糖，出门就奔尔雅家。他像往常一样用钥匙开了门，在玄关里换了拖鞋就进去了。一走进大厅小陈一愣，尔雅正和张总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风生，乐得前仰后合。小陈看到张总有点不自然，尔雅先开口了：“小陈，有事吗？我这儿有人，有什么事明天到公司说吧。”说完就又端起杯要和张总干杯。小陈自感没趣就回家了。他觉得尔雅只是不愿意让张总知道他们的关系而已，并没有在意。

第二天，小陈来到尔雅的办公室，尔雅一本正经对小陈说：“这几年你在公司做了不少事，我很感谢你。”说着把桌上一张支票推到桌子的边上，接着说：“这是两万元支票，算是一点补偿吧。我和财务部打好招呼了，你去结一下账。我让财务部加发三月工资给你。”小陈没有听懂尔雅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愣了好半天才如梦初醒。小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尔雅如此绝情，他俩眼直直地看着尔雅，什么话也没有说拿着支票，到财务部结完帐就走出了公司大楼。走出了大楼小陈回过头望着，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手里的支票烫手，烫心。他觉得尔雅此举实在太侮辱人了，太让人寒心了。几年来自己对尔雅的爱，胜过自己的妻子；自己为了报恩，连自己都无声地送给她；她怎么可以把这一切当成一宗买卖，用几个钱就了结？！岂不把我当成面首了吗？！小陈很窝火，也理不清心里的感觉，唯一想做的就是随手把手里的支票撕了，撕得碎碎的，回手扔进了公司的垃圾箱。

和小陈分手尔雅并不是不痛苦，小陈是在她最痛苦时给她安慰的男人。可是这种痛苦被她像丢一只鞋子一样，把这个男人抛弃了那种报复后的快感扭曲了。她又钻进了“男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死胡同，她要用一切手段证明自己的魅力，她要报复，她要让男人付出代价。

尔雅变了，白天她依然像从前一样从早到晚地忙着，她依然果断地处理着公司里的一切大小事务，她的脸上依然是挂满笑容，可她身边的人却明显地感到尔雅变了。尔雅眼神里多了一些冷

漠、一些狡狴，让人看了有一丝不安；她的眼神里少了一些人性，一些善良，让给她做事的人感到恐怖；她的语言变得尖刻无情，稍不如意就翻脸。司机老王是尔雅在手帕厂时的同事，在她创业之初，老王退休了，自愿出来不要工钱，带着自己的车辆帮她打拚的。就因为老王说了一句“尔雅，变了。”二话没说就让老王卷铺盖走人。新品上市后需要稍加改进，尔雅要求一周内完成，总工程师说：“周期不够，是否延后一周。”尔雅就急眼了，骂总工：“拿工资时你怎麼不延后一周？一周之内完不了，我扣你一年工资！我不信拿不出来。”公司里的员工表面依旧，可心里都在悄悄地远离她。

晚上她开始热衷于夜生活，开始频繁地带男人进出高档饭店，毫不吝嗇地把钱扔到夜总会。她把男人当成时装，花大价钱买进来，穿几次不新鲜了就随手扔到垃圾箱里。T城一家很有名气的饭庄总经理杜元，厨师出身，是有名的北方菜系高评委，做得几个很有特色的拿手菜，也是这家饭庄的台柱子。尔雅经常来这里便与杜元相识了。尔雅把杜元猎到自己公司做厨师，每月开出一万元的高酬劳，还出钱送杜总了一辆别克塞欧小轿车，送给杜总一套180平米的单元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杜总真的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到维纳公司的餐厅任职，实质上就是尔雅的御用厨师。尔雅以带杜元学习其他饭店的招牌菜为名，每天出入T市各高档饭店酒家，直到把杜元带到床上。两个人俨然像是一对老夫老妻，在一起生活了小一年，杜元的妻子儿女发现了。杜元义无反顾地净身出户，和妻子离了婚，诚心诚意要和尔雅结婚，尔雅却翻脸了。大骂杜元：“你以为你是皇上？一个臭做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上称约自己几斤几两。滚！”第二天就炒了杜元的鱿鱼。杜元找尔雅说理，尔雅说：“你自己算算，这一年时间你花了我多少钱？你要知趣就在我眼前立即消失，你还找我讲理？行，把房子还给我，车子还给我。不服？你去法院告我。”杜元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尔雅就在这种恶作剧般的游戏中，享受着快感。身边的亲人、知己的朋友包括尔雅的爸爸妈妈，郝斌都劝她正经找一个合适的男人，成个家。可尔雅说什麼也听不进出，依然我行我素。

公司新的投资方向定了，研制新一代保健品，所以高薪招聘了一批医学、药学和实验室的高级人才。第一批研制的保健口服液和饮料，上市后市场反应非常好。又一种全新概念保健品正在紧张试验之中。

司徒是学生物工程的，大学毕业后到南方一个制药厂工作了七年多。他的妻子是学建筑的，在建筑设计院作主任设计师。结婚几年两口子分多聚少，司徒的妈妈提出让儿子回来，都快三十的人了该要个孩子了。司徒特喜欢小孩，加上司徒孝顺就辞去药厂的工作回到T城。妻子说：“这几年我们都在拼命，太累了，马上要孩子不好。你回来了我们休整一段时间再要孩子。”司徒一个大男人在家赋闲呆不住，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启事就应聘到维纳公司上班了。司徒工作起来是个百分之百的拼命三郎，新品试验开始，司徒就一天十几个小时工作在实验室里，有时为了取得实验中的数据，连夜里也不回家。新品试验关系公司的发展大计，关系着转移投资方向的决策成败，所以全公司的眼光都关注着这里，尔雅每天处理完日常事务也经常到实验室里来。这个团队的工作态度尔雅很感动，就经常派人给他们买饭，买夜宵，有时还和大家一起吃。时间长了大家就熟了，对这位女领导也很敬佩。实验室的十几个人苦苦奋战了一个多月，新保健品试制成功了，检验检疫部门对这种保健品评价很高，有关部门`很快就批下来市场准入号，新的保健品可以进入小批量试生产、编制生产工艺流程、制定检验标准等投入生产的准备了。尔雅高兴，全公司

的人员都非常高兴。尔雅在饭店摆了十几桌，公司全体员工开庆功会。尔雅讲话，说：“新概念保健品转入生产标志着我们公司，将开始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我感谢实验室的员工们，也感谢全体员工的积极配合。今天大家高兴，我不多说了，大家吃好喝好，一醉方休！”尔雅挨桌敬酒，员工们有说有笑，有点儿像过大年。吃饱喝足了，尔雅又叫大家去夜总会ok厅。尔雅喝得高兴，拿着话筒唱卡拉ok。唱了一曲又一曲，员工们也带几分酒意，一个劲儿鼓掌。唱够了，尔雅又要跳舞。公司里的男士都怕沾上这位女老板，嘴里说着：“我可不会跳，我可不会跳！”都往边上躲，尔雅就径直朝着实验室主任去了。实验室主任有一个朋友是维纳公司的员工，他一来的时候朋友就警告他，躲女老板远点儿。他一看老板朝自己来了，往后一闪顺手就把司徒推前面来了。尔雅抓住司徒要和她跳伦巴，司徒也有七分醉了，什麼也没有想就和老板跳起来。司徒在海南干了好几年，喝酒不在行可舞得不错。尔雅上大学时就是舞蹈队的主力，虽然都在酒醉之中，但两个人跳起来珠联璧合，赢得满堂彩。就这样一直闹到大半夜，员工们才陆续回家。员工们走的差不离儿了，实验室主任一看司徒醉得不轻，尔雅也满脸通红谁也开不了车，他也不好意思不管，只好开车把他们送回家。

他先开到尔雅家，尔雅的酒劲儿差不多过去一些了。主任问尔雅：“温董，您知道司徒的住址吗？”尔雅说：“不知道。”主任说：“这怎麽办？要不先把司徒带我家去？”尔雅说：“你妻子在家，住房不宽绰，不方便。你把他扶到我家吧。”主任把司徒扶到尔雅家，放到尔雅的床上。主任就告辞了。司徒不胜酒力，刚放到床上就哇哇的吐起来，尔雅也顾不得自己不舒服，赶紧拿痰盂放在床前。酒这东西喝起来美似神仙，倒出来气味能薰死人。尔雅一边给司徒收拾，一边被倒酒味道薰的一会儿一吐。收拾完了又给司徒用热水烫脚，头上放一块热毛巾，让酒精随着汗排出来。司徒吐够了，睡着了。尔雅坐在床边看着这个司徒，心里忽然想起小陈来。每次自己醉酒，小陈就是这样照顾自己。今天自己照顾司徒，才知道干这个活儿的滋味，难得的是小陈从来没有不耐烦过，永远把污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尔雅回想自己刚离婚的时候，小陈不顾他自己老婆怀孕隔三差五陪着自己，陪着自己度过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尔雅忽然觉得自己对小陈做得太过分了，心里产生一种歉意。她望着床上熟睡的司徒，年龄和小陈差不多，个头、长相都相近似。心里凭空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这时，电话铃响了，尔雅打开自己的手机，没有来电话。再一听是司徒的手机响，尔雅赶紧接听，对方挺着急地说着：“司徒，都快天亮了，你怎麽还不回家？是不是出什麼事了？”尔雅赶紧说：“我是维纳公司温尔雅，司徒喝高了，现在在我家，我不知你家住址没法送回家。你要方便就过来接一下吧。”然后将自己家的地址告诉对方，接着说：“你来时给司徒带套衣服，他的衣服都吐脏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司徒的妻子就到了。一看司徒睡得呼呼的，怎麽也叫不醒。尔雅说：“要不你也别走了，你和司徒在卧室，我到客人房去睡。反正快天亮了，咱们就乎一夜吧。”司徒的妻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就对尔雅说：“温董，太打扰您了。”尔雅说：“这不都是喝酒惹的祸吗！”说完各回各屋。天刚蒙蒙亮，尔雅就起来了，她到厨房准备早点，她一改往日面包牛奶黄油的老三样，拿出不锈钢的提盒下楼了。等司徒和妻子起来，尔雅的早点已经摆好了，烧饼、油条、豆浆、茶蛋摆了一桌子。司徒和妻子觉得很抱歉，尔雅说：“你们是客人，要不是司徒醉酒，恐怕我请都请不来。别客气了，吃吧。吃什麼随意。”吃完早点，司徒的妻子送尔雅和司徒到昨天吃饭的酒店取车子，然后三个人各驾自己的车上班了。

司徒两口子性格都有点内向，言语不多，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司徒的爱人杭颖生活在高知家庭，爸爸是知名的画家，妈妈是很有口碑的外科医生，杭颖天生就带着一种文静、矜持。杭颖第一次见温董，对她的印象不是很好，总觉得她嘴上说的、手上做得和她心里想的不同步。一个单身女人把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带到自己家中，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可她就是那么从容；一个董事长那么精心地伺候一个普通的员工，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就不觉得丢身份？可她就是显得那样诚心诚意。杭颖心里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她不像别人说一些不受听的话，只是对司徒说：“你不会喝酒，以后在外面就少喝。在温董家呆一夜，到公司里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司徒答应：“哎。”其实，司徒与杭颖的感觉完全不同。经过昨天的事，司徒觉得温董善良，没有董事长的架子，平易近人心里有一种亲切感，好像遇到一个大姐姐。只是两个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告诉对方。杭颖心存偏见，司徒放松了警惕，给以后的事态发展留下了隐患。

新的保健品要转入小批量生产试制阶段，需要技术人员现场跟进。实验室主任离不开就叫司徒到现场，解决试制中的技术问题，审核工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小批量生产试制是科研成果转入大批量生产的关键环节，尔雅作为项目负责人当然要全力盯在现场。生产工人是三班倒，可司徒和尔雅就只能连轴转。司徒和尔雅都是工作狂，工作起来忘乎一切。尔雅是董事长，亲眼看到司徒的指挥才能和实干精神，心里不由暗暗赞叹：这是个可大用的人才。尔雅吩咐办公室的员工，为他们到饭店订饭、订夜宵，送热茶、送饮料，多次劝司徒休息。司徒感觉到遇到了明主，再苦再累也愿意。经四个昼夜的奋战，试生产完成了。司徒带着样品和试生产中的问题和数据，回到实验室。样品交由实验室检定，技术问题交实验室主任，工艺问题交给工艺部门修改。很快新品就进入规模生产流程。

尔雅看到司徒的能力和人品，决定提拔司徒作保健品公司的总经理。也许因为司徒在海南干过几年，也许司徒骨子里就有经营管理的天分，一个学生物工程的秀才当起高管来竟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公司的新品开发、科研、生产及质量保障体系既简约又可快速运行。尔雅对司徒更是重视与关怀。

然而，这种发展却遭到杭颖的质疑，她总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虽然不吵不闹，可话里也免不了夹枪带棒，出点儿话外音。司徒这段即忙又累，回家只想休息，对杭颖的话听懂了也无力回应，就当作耳旁风一耳听一耳冒了，这就更增加了杭颖的疑心。杭颖终于忍无可忍，就到婆婆家和婆婆、司徒的大哥大嫂说了此事。司徒的妈妈、哥哥、大嫂都说不会的，让杭颖放心。其实司徒的妈妈一家也感到司徒变了，也担心司徒出轨。尤其那个女董事长比司徒大六岁，真有事再说就晚了。于是司徒的妈妈就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直言质问这件事。司徒确无此事，这段又累，家里已经听杭颖不少闲话，不免心里反感。就对妈妈、哥哥嫂子说：“第一，我确无此事，我是忙着试制新产品。我连吃饭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哪有功夫搞婚外恋？！第二，我要真的有了婚外恋，你们放心，不管是你们还是杭颖谁也管不了。”妈妈一看儿子耍脾气了，也只好先收场。就说：“没有最好。我们也是怕你走歪路。到此为止。”司徒知道这种事越描越黑，虽然对杭颖的做法很反感，可回到自己家一句话也没有露。杭颖只是观察，也是什么话也不露。两个人之间语言更少了，用杭颖的话说：“这里只是司徒的旅馆。”

这几天司徒有心事，尔雅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把司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关心地问候着。司徒心里把尔雅当作大姐姐，自己在家妻子瞎猜疑，妈妈兄嫂不信任挺窝火。尔雅一问司徒就闷

不住了，把这几天发生的事一股脑吐了出来。尔雅听了，挺内疚，说：“怪我，只想到公司的产品，让你的家人担心了。要不这样，明天我做东，请你太太，伯父伯母和兄嫂吃顿饭，我给他们解释一下。”司徒说：“不必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温董千万别往心里去。我说出来也就痛快了。”

心理逆反绝不只是孩子们的专利，司徒和尔雅的谈话之后，两个人的交往反而密切了。尔雅无微不至地关心司徒，司徒心里的每一点不快都会和尔雅述说。两个人一会儿不见对方都要急于寻找，谁出去办事都给对方打个电话或留个短信，这种情感何时变的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司徒开始没有工作时也不回家了，有时在酒吧，有时在咖啡厅，有时就在尔雅家里说话，一说就是半宿。尔雅向司徒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讲述了生活对自己的不公平，讲述了陆剑夫离婚对自己的伤害……望着尔雅那在脸颊上流淌的泪水，那时而愤怒，时而绝望，时而娇嗔的神情，司徒对尔雅充满了同情，一种侠义与怜爱混合之情越聚越浓。他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还给这个女人以生活的公平，可用什么方式，什么办法司徒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司徒经常深夜才回家，引起杭颖的反感升级。女人直觉的敏感和对追求真相的执著实在不可估量，从此杭颖开始悄悄跟踪司徒。那一天晚上，杭颖看到尔雅和司徒两辆车一同驶入了尔雅住的公寓，她立即给婆婆打了电话。一会儿婆婆公公打车过来了，杭颖就带他们叫开了尔雅家门。进门一看尔雅和司徒正在喝酒，尔雅请他们进来坐，想和他们解释，可是三个人瞪了司徒和尔雅一眼，一句话没说扭头就愤然离开了。尔雅回来对司徒说：“你太太生气了，你快回去吧。别让你家人着急。”司徒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可心里却像火山爆发一般。杭颖此举犹如在司徒的心理天平上添加了最后一棵稻草，冲击了司徒心理忍耐的底线，使司徒心理的天平彻底倾斜了。杭颖和父母的不留情面，尔雅的善解人意，此刻形成巨大的反差。男人的尊严，男人的霸道，男孩子的倔强和叛逆像一团烈火燃烧着司徒的心，他站起身，抬起头，两眼直视着尔雅说：“尔雅，如果说我要和你结婚，你能接纳我吗？”其实自打司徒喝醉酒倒在尔雅床上，尔雅在他身上看到小陈的影子时，尔雅心里就喜欢上这个大男孩儿；因为曾经对小陈有愧，便以加倍的温柔和关爱回报到司徒身上；到司徒担任总经理指挥有序，陆续展现出他高度的智慧和能力时，尔雅就已经为他而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只是尔雅太珍惜这个男人了，她不敢有一点一滴的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亵渎之意。所以，他们之间一直是清白的。现在司徒已明确表态，尔雅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只说：“我比你大六岁，你又是有了妻子的。我不能随便表态。请你理解。”

司徒听完没有说话就走了出去。尔雅一个人在家中有点儿六神无主，她无法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

三天后，司徒找到她，说：“我和杭颖决定离婚，是杭颖提出来的，我同意。婚姻是我自己的事，爸爸妈妈无权干涉。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你愿意接纳我，我们就结婚。”尔雅哭了，不是伤心而是感动。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这样直接地向自己示爱，对尔雅来说，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像是从天而降，她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想起陆剑夫为了一个小保姆抛弃了自己，可眼前这个男人却为了自己，和青春靓丽的妻子离婚，尔雅哭得更凶了。司徒借势把尔雅揽在自己怀里，用手轻轻地拍着尔雅的后背，像是对尔雅也像是对自己说：“尔雅，相信我，我司徒决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温尔雅开始为自己的新生活做着准备，两个人共同挑选了一套小别墅，是司徒出钱买的，司徒说：“是我娶媳妇，房子当然我买。”家具、室内装饰等都是尔雅拿方案请人代办的。该去登记了，尔雅才想起来她手里只有一纸离婚协议书，没有正式的离婚证。她立刻给陆剑夫打电话，约陆剑夫第二天在茶馆见面，把离婚证带给她。

第二天，陆剑夫准时来了。当尔雅找他要离婚证时，陆剑夫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一直没有去办离婚证。”听到这里尔雅有点糊涂了，问：“为什么？你不是急于结婚吗？”陆剑夫说：“我无法把你从心中赶走，我心里无法接纳第二个女人。”尔雅无言以对，剑夫说：“小琴看出来我心里还装着你，虽然一直陪在我身边，她从来没有要求过结婚。两年后，妈妈退休了，佳佳七岁了，懂事了，小琴的弟弟大学毕业到大学当老师，来信希望小琴继续读完大学的学业。我和妈妈都没有理由耽误小琴的前程，就这样小琴走了。这两年是妈妈照顾佳佳和我，妈妈知道我还想着你，也提出叫我去把你叫回来，爸爸妈妈说尔雅回来，他们就搬回老房子去住，新房子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独立生活。”尔雅问：“你为什么不去找我？”“我觉得无颜见你，我只能等待你自己回来。”尔雅无话可说了。剑夫说：“尔雅，你还能回来吗？”尔雅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说：“这一天来得太晚了。让我想想好吗？”两个人就分手了。

尔雅回到家可就犯了难，她又何曾放下过剑夫？那毕竟是她的初恋，是她曾经以命相许的丈夫，何况他身边还有自己的儿子……可司徒这头怎么处理？我爱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因为我离婚了，我该如何面对他？就在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郝斌要见她，说找他有急事，约她在友谊大道的宇轩茶苑见面。一见面郝斌就说：“我找你是好事。”尔雅问：“好事？”郝斌说：“我有一个同学比我小两岁，在北京工作。他妻子癌症去世了，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这个人人品极好，我们班同学都想给他再找一个，我就想到了你。不知你感兴趣不。这是照片。”说着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轻轻推到尔雅面前。尔雅一听满脸苦笑，一边笑一边摇头。郝斌问：“怎么了？不愿意就算，我还没告诉他本人。”尔雅说：“两个就为难得我吃不下睡不着。你又给我介绍第三个，我不摇头又该如何呢？！”郝斌不知怎么回事，瞪着两眼看着尔雅。尔雅说：“你也别看我了，我正找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该如何决定吧。”说完尔雅把司徒和剑夫的事说了一遍，郝斌听完一本正经地说：“尔雅，这是好事啊！看来二丫也交桃花运了。”尔雅说：“郝哥，别拿我开涮了。你说我该怎么办？”郝斌收起玩笑说：“听你介绍，两个男人都很优秀。不过选择谁就看你需要的是什麼。”尔雅说：“我需要什麼？此言怎讲？”郝斌说：“我觉得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话不假。可婚姻决不仅仅是爱，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不同的需求。我和小乔的婚姻十个人有十个人不看好，可在我和小乔结婚后，我越来越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婚姻。对于山沟里的家，我丝毫不反感，因为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我不在家，弟弟大学毕业去美国深造，毕业后定居在美国。家中两位老人需要人照顾；把老人带到城市或国外，老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不说，让两位山区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适应大城市甚至国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幸好有小乔在老家照顾老人家，我和弟弟可以安心地工作。小乔是个善良的女孩儿。我每月寄回家的钱不少，在山区吃不完喝不完，弟弟每隔几个月还给老家寄钱。可小乔除了我回家给他买的衣服之外，自己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我母亲想要把我岳父卖掉的房子赎回来，也给万山老人一个交代，小乔说什麼也不同意。可小乔悄悄开了一个存折，把省下来的、用不完的钱都存里了。她用这钱帮助我们沟里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她说她不想再看到象斌哥一样为了读大学卖身的事情了。也不想再看到像父亲一样为孩子上大学累死了。帮助山区孩子上大学，是我卖身上学后心里发过的血誓，小乔



有胆有识把我的心愿变成现实……我的父母就更没有意见了。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我弟弟，我弟弟表示今后一定多寄钱回家。我们沟里像我家这样经济翻身的不多，我妻子做的事是我们一家人心里潜在的意愿，是一件功在当代泽被后人的大事。这不正是我对自己婚姻的需求吗。像你和陆剑夫，陆剑夫家需要的是保姆型的媳妇，而你是事业型的女人。这可能就是你和剑夫的婚姻悲剧的根源。”郝斌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尔雅，现在你需要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清楚你到底需要什么？谁能给你你需要的东西？再作决定。婚姻这东西外人是插不上手的。俗话说：婚姻如履，外人看到的是好看不好看，只有自己才能感觉舒服不舒服。”

尔雅回家，按照郝斌的引导梳理自己的心绪，在一张大纸上画一个大表格，把自己心里想要的都写在格里，后面写上能给予自己的人。就这样勾了划，划了勾，折腾了几个小时，她真的弄清楚了自己生活乃至生命里的需求。三十几年来她第一次这样认真严肃的直面自己、直面自己的生活，第一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自己追逐的目标是什么。她再一次和剑夫见面，这一次她没有任何犹豫告诉剑夫：“剑夫，我们曾经爱过，也许今天我们还爱着彼此。可是十年来我们的爱带给我们的实在不堪回首。用你的话说，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生活。我们还是把这份爱保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不再损害这份爱的形象吧。你是个优秀的男人，你会找到适合你的妻子。我已经另有所属，希望定个时间我们一同去办理离婚证书。”剑夫不再说什么，同意了尔雅的要求。

尔雅结婚了，尔雅用尽全身的解数去爱这个男人。在公司，尔雅是董事长，司徒是保健品公司的总经理，是上下级关系，按照各自的职责，尽心地做事。回到家，尔雅俨然是一个全职的妻子，买菜、做饭、拖地、叠床。隔一段时间会亲手做一束插花放在餐桌上。晚上夫妻二人一同交流公司的事情，依然像过去一说就是半宿。司徒灵活的经营理念，在海南打拼时的趣事，让尔雅倍感新鲜，有时几乎有些崇拜；尔雅对资金和市场的敏感与果敢，尔雅几年打拼经历的磨难，也让司徒自愧不如；更多时候两个人的想法相辅相成，催生许多有效的经营之道，使公司运转的有声有色。司徒虽然结婚好几年了，但是长期两地分居，从没有享受过如此温馨的家庭生活。尔雅毕竟比司徒大几岁，除了是妻子，还像母亲像姐姐无微不至的关爱着司徒，也诚心诚意地宠着、让着司徒。尔雅知道司徒的妈妈爸爸和兄嫂，对他们结婚不大满意，他不想叫司徒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作难，就千方百计孝顺老人，关怀兄嫂。她从与剑夫一起生活的教训中，痛切地知道婆媳关系不好，夫妻关系就难以维系。因此每次回到婆母家尔雅都抢着做饭，收拾碗筷；每到春、秋、夏季都选择适合的旅游线路，自己出钱让司徒的家人出去旅游，只要她有时间就陪同前往。结婚第二年，尔雅听说司徒的父亲总想回原籍祭祖，就在清明节前买好卧铺票，和全家一起回老家祭祖。尔雅在司徒的参谋下，为老家所有的亲戚购买了礼品，让司徒的父母享受到荣归故里的荣光。这件事让司徒的爸妈感动不已。儿媳是大老板，这样知冷知热懂的老人心意实属难得，慢慢就接受了她。尔雅知道司徒一家都希望司徒有个孩子，就不顾自己高龄产子的危险，在四十岁那年为司徒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还以照看孙子为名，把司徒的父母接到家中祖孙三代一起生活，更把司徒一家乐翻了。

尔雅发觉司徒不仅聪明能干，而且极有心路，异常大度。听到剑夫结婚的消息，司徒悄悄送去一份大礼，他怕尔雅参加剑夫的婚礼会尴尬，就婉言谢绝了出席婚礼的邀请。他明白尔雅心里惦念佳佳，剑夫结婚后，司徒就主动提出接佳佳到自己家来住一段时间。两口子带着佳佳到处玩，

甚至去美国迪斯尼乐园。司徒把佳佳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孩子不说谎，佳佳心里早把这个叔叔当成自己的老爸，佳佳还叫不惯尔雅妈妈的时候，就一口一个老爸的叫司徒了。尔雅看出和司徒在一起佳佳比和谁在一起都快活。有了小弟弟，佳佳往叔叔家跑得更勤了。司徒每星期日都安排去尔雅的娘家看望老人，还建议尔雅年节去看看剑夫的父母，给剑夫家一些生活补贴，尔雅一一照做。佳佳十五岁那年，司徒有机会去澳大利亚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两口子一商量，决定带佳佳去国外读高中，将来就在在国外上大学。陆剑夫一家同意由司徒带着佳佳到澳大利亚去。两家人成为了特殊的朋友。